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三十二

陶元藻字龍亭號篁村浙江山陰人諸生有泊鷗山房集

李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號南澗山東益都人乾隆辛巳進士官廣西同知

余廷燦字卿雯號存吾湖南長沙人乾隆辛巳進士官編修有存吾文稿

張雨村湖上遊草序

陶元藻

憶往時余與厲樊榭徵君。魯秋塍庶常。暨王穀原金壽門施竹田。曾賦詩棲霞嶺畔。而方外之大恒巨濤。亦嘗相過從酬和。匆匆蓋已閱三十餘載矣。其間余以奔走衣食。之吳之燕之粵之閩。不至錢塘門外者二十一年。昨歲葺廬數椽於西湖北山下。林岫依然。煙波如故。惜厲魯諸君子。凋喪無一存者。已不勝黃公酒壚之感。芒鞋竹杖。踽踽獨行。樵唱漁歌。誰為互答。而雨村張君適從石梁觀瀑歸。夫石梁為天台靈秀處。天台必捫葛蘿。披荊棘。幽剔冥搜。方覽其勝。若西湖則異是。一出郭而巖壑流峙。魚鳥浮沈。叢樹穠花之掩映。千態萬狀。畢呈心目間。伸紙吮毫。無非妙詣。使賦詩者。猶將搔首攢眉。季鍛月鍊。始能成章。則興會無。天機亦淺。雨邨以縱達不羈之才。得川泳雲飛之致。淋漓傾寫。莫可終窮。而僑寓於台三竺六橋。轉同鄉舍。忽忽仍挂帆東去。今春復返於杭。出湖上遊草。屬余為敘。果强半皆去年湖中句也。余惟昔人論詩。司空表聖主神韻。嚴滄浪主趣味。高廷禮主風格。作詩者豈能兼有其長。然亦不必兼擅其長。苟具一端。已足掉臂詞壇。以自鳴於天下。余結習未消。雖閒作候蟲之語。顧老且病。欲如三十年前摩旗登壘。鬬險尖叉。百石難彎。徒慚當緺。而以心如

廢井。復得雒誦新詩。是又獲益於湖山縹緲之外者已。

莫石池遺集序

人生富貴利達。莫非過眼雲煙。即錮骨南山。亦終為塵土。惟發為詠歌。有合於風人之旨者。可垂千百世以流播於無窮。今年冬。余訪友人莫琢齋於城南水榭。琢齋出一編示余曰。此吾石池伯兄所遺詩卷也。幾有日矣。請君賜一言。弁諸簡首。余聞石池賦質聰穎。善讀書。尤耽聲韻之學。不幸夭亡。年纔二十有八。嘗與周徵君西序合刻曉劍堂集問世。夫西序以能詩名。其倡酬之侶。吐屬當不同於凡近。因取琢齋所授者。迴環三復。求其雋句而雒誦之。念初盛風格。如海外三山。可望不可即。欲窺中晚唐南北宋門庭。近日詞壇。亦寥寥無幾。並揣摩試帖者。峩冠博帶。浮豔是趨。滿紙陳言。性靈汩盡。其次淪窮巷之士。又拔劍斫地。聲激烈而不平。風雅一途。漸漓漸遠。石池毫端清湛。能擺脫世俗骯髒。雖布衣終牖下。不無愁苦之思。然寄託情深。慨嘆中仍含蘊藉。可不謂蕭邑中之佼佼錚錚者歟。嗟夫。人以亡而增感。物以少而見珍。使操觚者尚在。即平時所著。散逸多篇。亦何足動人深惜。顧留此區區於木拱墓門之後。則隻字飄零。皆昌谷囊中嘔餘血液。較諸曉劍。為尤可悲也。當西序徵車北指時。咸謂扶搖易上。詎料一蹶不復振。逮暮年牢落無聊。與不永其年者何異。且西序

之卒也。後石池數十寒暑。遺稿中豈無殘鱗片羽。未聞有謀剞劂而纂前編者。今石池以六十餘載。長蘇陳人。猶有白頭昆弟抱痛鴒原。纏綿悱惻。命其子若孫繕事雕鐫。俾完手澤。於戲。石池其不朽矣。

清源山記

明以前清源山。足供游覽者凡一十有八處。自經兵燹之餘。榛莽叢生。無人翦拂。而亭臺龕殿。悉爲狐兔所宮。今所存者僅清源洞。及彌陀賜恩兩巖。賜恩去城較近。城中文武諸吏。讌飲必集於此。棟宇多於林木。塗飾丹黃。殊減幽秀。致余初至泉南。一陟不復登。其西峯遠而特峻。松杉栝栢之屬。千有餘本。修篁萬餘箇。惠安南安二邑。俱望見之。是爲清源洞。戊子九月。余乘肩輿上行七八里。初聞鐘磬聲。復行二三里。聞聲轉闊。因舍輿而步。曲折穿林。始見佛屋。會天方大雨。疾趨石磴三百餘級。氣喘欲絕。就軒廊卧。少頃乃甦。雨亦稍稍止。周覽梵宇。謁裴仙石室。登竹樓啜茗數甌。徘徊者久之。彌陀巖在半嶺亭之下。天雖霽。石犖确縱橫。輿已無所用。命兩僕夫掖之行。至瀑布懸流處。跨石而過。復有亭翼然。游人觀瀑者。必憩於此。由亭西上爲小庵。庵後二巨石。如熊羆對立。夾縈紆仄逕。逕窮而石屋見。嵌空玲瓏。有丈六金身牟尼在焉。禮拜既畢。復歸於亭。飛流濺衣。清沁毛骨。其聲與松濤相間。颯颯然。謖謖然。余

持螯把酒。浩然放歌。時游者皆注目相視。疑為狂生。而余亦不復作人世間想矣。夫山中之勝。以泉石與樹三者兼備為美。賜恩有怪石。惜林疏泉細。清源林最盛。泉亦深邃。石不能奇。若夫突兀潺湲。蔚乎幽秀者。莫過於彌陀。雖然。煙霞品第。真賞為難。不到彌陀者。固不識彌陀。恐常過彌陀者。仍不識彌陀。此吾所以對彌陀而有感也。

泊鷗莊記

乾隆四十年冬。余得汪氏舊莊於錢塘葛仙嶺下。枕崇阜。面清流。去郭已遠。入山不深。泉石之交。禽魚所聚。斷橋在左。林處士孤山在右。中貫以白沙隄。而平湖煙霧。時繚繞於軒楹戶牖之間。康熙間。為顧且庵侍御燕游處。其西偏有水一泓。相傳為葛稚川煉丹井。元張伯雨詩。所謂一宿葛翁丹井上者是也。顧氏遂以此顏其廬。廬新城王阮亭為之記。侍御以淹雅見稱於世。故一時吳中名下士。咸相過從。裙屐管絃。殆無虛日。可謂盛矣。其後子孫中落。此地歸於汪氏者。又三十年。西湖風俗。凡別墅門戶漸衰。即賃人作殯舍。汪氏有莊纔十餘年。家已不振。舊日朋游之所。盡為鬼嘯之場。燕泥墮梁。榛莽彌圃。有求仙井遺蹤者。過夕陽山下。荒逕頹垣。莫不躊躇而悽愴。余既得之。明年。雜草翦棄。斬其惡木。益以嘉卉。上棟下宇。傾者扶。腐者易。赤白漫漶不鮮者。塗而飾焉。中三楹為雙桂書堂。以庭有老桂兩本。接葉交柯。絪縕馥郁。是

亦淮南招隱之遺也。北為竹香梧影山房。以前有三梧高峙。後有修竹百餘個。翠碧交相映也。右為西齋。以杲日東升。負暄獨早也。折而南為拜石軒。以檻外一峯卓立。怪且秀也。軒前稍西。即丹井。闢而成池。池上有橋。橋畔增建亭。以淨綠中魚出沒。憑欄可觀也。嗟夫。一邱一壑。為地幾何。百年來三易其主矣。然則古之始寘梓澤輞口午橋。其高傾曲平。大率類是。宇宙間何一非煙雲過眼者。而李贊皇乃恐後人損其平泉草木。纏綿暮齒。垂誡諄諄。抑何所見之隘歟。今年春。莊內工始竣。吳越士大夫。同倡酬者甚衆。有謬相推許。謂余主盟壇社。抗美當年。高咏曠懷。卓越前輩。余則何敢。惟顧氏剏造之始。僅矮屋數椽。為文酒流連之地。汪氏仍其簡陋。今乃析櫨甍甓。稍變其舊。俾百年父老過而見之。以為踵事增華。後來居上。或庶幾焉。抑嘗思之。人生於世。猶鷗鳥之在水。時而泛乎中流。時而泊於汀渚。然則人即鷗也。鷗即人也。騁懷游目。久暫胥忘。興廢乘除。付諸造物。謂吾泊於斯也可。謂鷗泊於斯也亦可。此乃泊鷗名莊意也。視彼平泉主人。有別參一解者。而湖山之美。已貺我良多矣。因為之記。

張金友傳

金友字馨子。同安西塘人。九歲能詩。父斯壎。名諸生也。日課以經史數千字。皆成誦。

年十六而孤。遭兵燹。託鎮軍幕府以自庇。會草檄。以其年少。不之秘也。友從旁言其不可。鎮軍大驚。即囑署稿。果稱意。由是器重之。其母聞之曰。童子饒舌。禍胎從此始矣。乃自黜。雖後海氛再熾。逆師聞其名。欲致之。因竄匿安溪山谷中數年。迨閩疆底定。登康熙庚申補料貢書。初選得湖廣司理。會 國家裁汰是官。改補仙游教諭。時有縣胥凌諸生。訟之宰。宰右其胥。欲以閧堂罪褫諸生。友力持不可。既而將交謫於上官。因從容謂宰曰。如此必皆有譏。第某黜為愛士。公黜為庇役。輕重之際。顧明公熟思之。宰為改容。乃直諸生。又有巡司攝縣篆。欲於縣堂責士。召胥斗亟。友爭曰。學政全書。此地無責士體。恐後以為例。公何忍焉。亦得罷。巡撫李公以友賢。疏薦之。友請歸養。李公不懌。因備言母老。薦經播竄。甫獲息喘。不忍遠離狀。李為之泣下。乃歸。仙游人勒石以誌不忘。居鄉排難解紛。族姓無煩有司判牘者。人咸重之。稱為旋圃先生。旋圃者。友之書齋也。年七十五卒。子迪。太學生。工琴弈書法。更精於繪事。至今得其片紙。猶值數金。終身不履公庭。以高行見稱。

黃山人傳

山人諱克晦。字孔昭。號吾野。惠安人。生於萬厤間。家貧好學。工畫人物山水。筆力蒼健。其著色布景。全摹沈石田。襍諸石田畫中。幾不辨其真贋也。幼嗜吟詠。然無詩名。

詩亦不甚工或告之曰君工畫不能使畫重工詩能使畫重遂發憤為詩閩永春有李氏多藏書乃借而縱觀之凡十年復出游匡廬登嵩岳覽泰山梁父之勝流連河濟徘徊二京詩遂演漾宏肆無涯涘既而刻落鉛華淡遠清微究有錢劉之致主持風雅雄長詞壇而畫益見稱於天下性高潔不樂仕進亦不究舉子業棲隱陋巷或裹糧至山中數月始歸自稱吾野山人人以山人呼之大喜是時四明沈嘉則魏郡謝茂秦皆以布衣擅詩名而閩中則克晦為尤著清源山在泉州東門外蔚然深秀凡郡之人文皆鍾毓於此前明尤多林木梵宇四方騷人逸士過泉者必至其地嘗有粵人某由閩赴京謁一朝貴朝貴使閩人詢曰既從閩來可游清源否對曰未也又詢曰可識黃吾野否對曰未也遂逌然大笑曰山不到清源人不識吾野則其人可知矣竟勿見其為一時推重蓋如此克晦有匡廬集是游集北平稿黃克纘棠刻於聊城今其裔孫隆恩重刻之行於世同里黃彥標亦工畫山水沈鬱蒼古之氣非凡手所能及得其片紙尺縑珍若拱璧然觀克晦之畫則又超然遠矣

重修魯仲連先生祠墓記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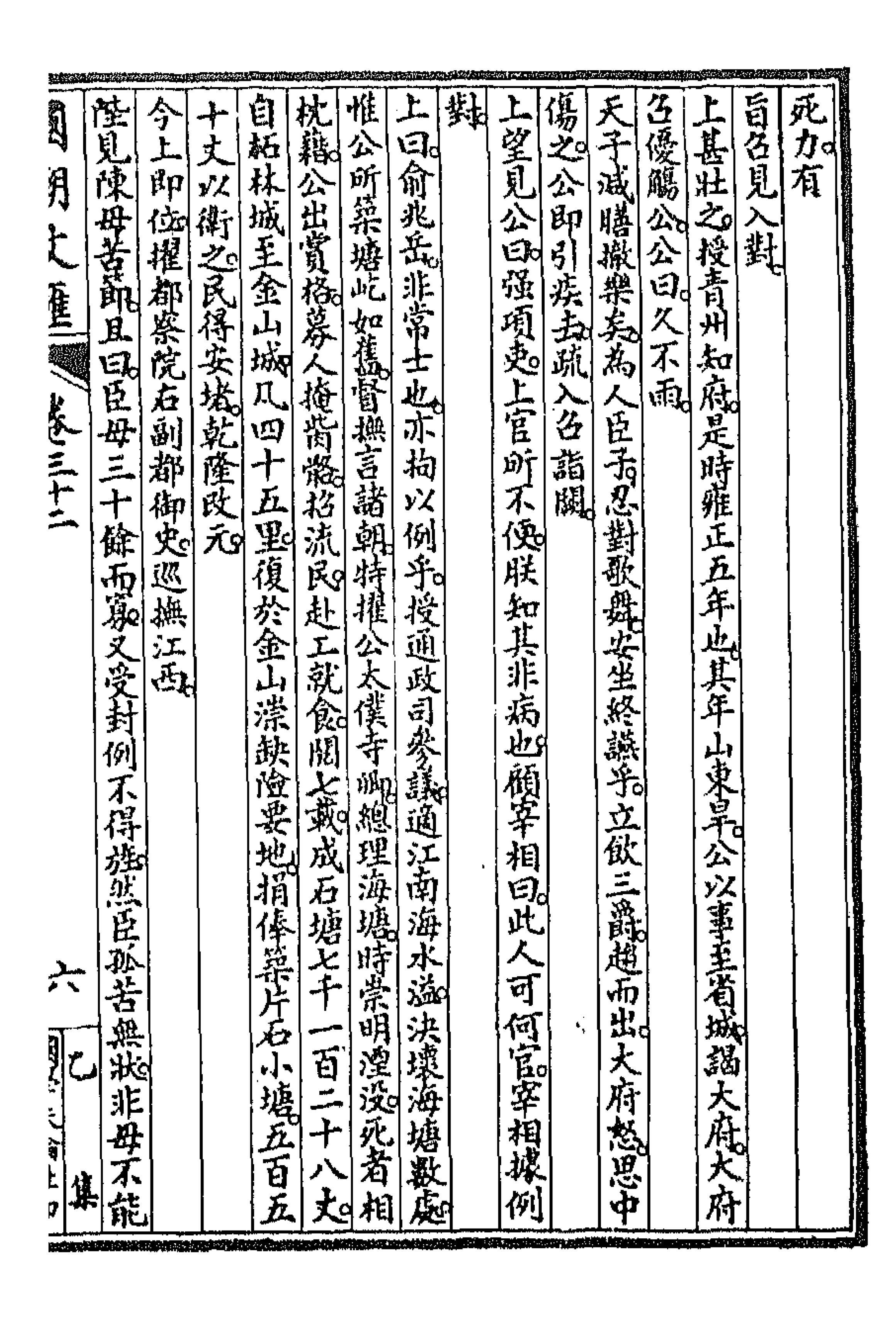
李文藻

魯仲連先生遺蹟。見於山東志乘者。聊城有其臺。新城有其陂。高苑有其墓。縣則祠與墓皆在焉。臺之在聊城。見於水經注。而其他則世人相傳云然也。夫聊攝以東皆齊也。縣在秦為聊城地。漢始分置今縣。至唐併於聊城。而金復分置。迄於今兩縣相距才六十里。而兩縣之故城。又倍近焉。蓋先生射書遺燕將時。嘗居於此。而後人因為立祠耳。祠在縣城東北三十里仲連邨。明嘉靖間學道陸公釴葺山東通志。謂魯連邨後改王樓店。舊有祠。而神州古史考。則謂之望魯店。以音譌也。余守是縣之又明年。潘濮州汝誠過祠下。賦詩見投。余因謁而葺之。又於祠北二里。求得其墓。縣志謂墓久平。康熙二年。知縣王君畫一。乃築而植以松。且勒石焉。嗚呼。先生之傳於世。其不待祠與墓也明矣。然司馬子長傳老子。必著其鄉里字謚。及其子孫之封爵。諸先生傳東方朔。特書其病死。蓋世多以老子東方朔為神仙。而掩其修道德發經術之實。作二傳者其有深慮乎。先生對辛垣衍曰。秦肆然為帝。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史記遂謂田單屠聊城後。魯連逃隱於海上。而國策實無此文。夫先生者何人也。鮑氏謂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圓也。漢藝文志。魯仲連子十四篇。列於儒家。其書不幸而不傳。又不幸生孔子後。不得論列於伯夷柳下惠之間。而世之好異者。或因

逃海一語。等諸荒怪奇幻。俾與安期生盧敖者伍。而豈知其瘞骨之地。固歸然而在是耶。是又考古者所宜特書者矣。乾隆三十有一年夏五月。茌平縣知縣宛平李濤記。

吏部左侍郎俞公傳

俞公諱兆岳。字岱翔。浙江海寧人。父宣琅。官大竹知縣。公生十一歲而孤。母吳知書有志節。陳説古事督公。公循蹈義法。童而知方。康熙中。由廩生捐貢肄業國子監。期滿授宣平教諭。遷大田知縣。喜曰。庶幾乎少白吾母之教乎。則徒步微服抵縣。一童樸被。遺寓逆旅中。訪利病數十日。始出片紙名胥隸。一縣大驚。自是無留獄。縣以治。調臺灣縣。臺灣海外嚴邑。多武弁。率恃功驕虐。民不堪。則相聚為盜。公以計捕其魁。得一冊。脅從者姓名盡載焉。武弁欲取功。要脅治之。公乃置酒召弁飲。熾炭行炙。出不意。投冊炭中立燼。弁大詫。公好語曰。殺人邀賞。仁者不為也。大吏聞之。以公為長者。卒聽公誅其魁數人。而餘不株問也。遷開州知州。遭母憂去官。服闋。補松江同知。蘇松賦額溢他郡。公力言於布政使西林鄂公。轉請怡賢親王入告。得豁免浮糧四十餘萬石。又言海塘易潰。宜易土以石。上官是其言。俾督其役。大學士高安朱公出視海塘。奇公才。特疏薦之。且曰。兆岳如苦行頭陀。年向衰矣。及早用之。猶可得其



死力。有

旨召見入對。

上甚壯之。授青州知府。是時雍正五年也。其年山東旱。公以事至省城。謁大府。大府

召優觴公。公曰。久不雨。

天子減膳撤樂矣。為人臣子。忍對歌舞。安坐終讌乎。立飲三爵。趨而出。大府怒。思中

傷之。公即引疾去。疏入召詣闕。

上望見公曰。强項吏。上官所不便。朕知其非病也。顧宰相曰。此人可何官。宰相據例

對。

上曰。俞兆岳。非常士也。亦拘以例乎。授通政司參議。適江南海水溢。決壞海塘數處。

惟公所築塘屹如舊。總督撫言諸朝。特擢公太僕寺卿。總理海塘。時崇明淹沒死者相

枕藉。公出賞格。募人掩骼。招流民赴工就食。閱七載。成石塘七千一百二十八丈。

自柘林城至金山城。凡四十五里。復於金山衝缺險要地。捐俸築片石小塘。五百五

十丈以衛之。民得安堵。乾隆改元。

今上即位。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陛見。陳母苦節。且曰。臣母三十餘而寡。又受封例不得旌。然臣孤苦無狀。非母不能

有今日乞省臣所例得
覃恩破格旌臣母
上命建坊祀節孝祠也公仍授階如制公之撫江西也謹身察吏廉民之疾苦七十二州縣無不達得請免浮糧十餘萬兩革九江贛州二關額外溢稅如干款除積害十有七事勒之石置石府縣官之門示永禁七閱月而
召為吏部左侍郎疏請便省墓至里招故人雅飲論教事分俸贈族黨置義田百畝族人皆畀祭葬取給焉時海寧方大築塘閣部無錫嵇公總其事公為嵇門生聞公至使使候公公進使者曰
天子發內府錢築塘而派夫擾及七縣沿隄取土壞民田墓怨聲流道路吾厥聞之矣今日吾不言於師則負師不言於朝則負
君其何以處我使者兼程返告厥明則馬上傳罷諸不便事悉罷到部未久江西巡撫岳公奏公前辭關稅較常年缺額九萬餘兩下刑部鞫之實浮減免銀二萬五千兩除賞官兵其無款可銷者才三百八十兩事在赦前得免議奉
特旨昭雪而公已卒年七十有七公天性耿介能勞苦勇於有為未至大田時大田民有送妹嫁而失所在者其家訟之官官疑其妹之壻也拷掠自誣服核尸所在云

在某所。發之無有。則盡繫兩姓迎送者。公至盡釋去。而宿禱於城隍廟。誓曰罪人不得。則吾當斵廟而去官。夜則夢神示以小旗書某字。旦即廟名所釋人。問之曰。某以肩輿行乎。曰然。曰神已告我矣。殺人者。輿夫也。時有二人在廟竊聽伏泥鬼後。覘者執。推泥鬼仆。適當二人。驗二人面如土。即輿夫也。鞫之吐實。果得尸。其折疑獄誠心推求多類此。而築海塘則功在蘇松。其法疊層石而中穿之。貫以鐵釘。其橫大牙相銜。鎔鐵灌之。膠結衆石為一。水即甚怒。不可動。先後督撫如李公衛尹公繼善。留奏上其法。為築海塘式。公之既葬也。有數十人詣祠焚香楮。誦佛經。守者詰之。流涕曰。吾儕海塘夫耳。酌以茶。泥首公像前曰。力非不能具牲牢。酬錢恐傷公心。公不要民一錢者也。如是十數年不絕。子良模。甯遠知縣。鴻。亦舉人。敦仁。山西冀甯道僉事。降汀州府知府。

李文藻曰。予少時聞人言。公守郡道事。惟恐其辭之盡也。公嘗冒雪過鄉官馮協一家。索飲。協一為言民害數事。立除之。或布袍棉鞋。行市井。民所苦樂無弗知。既引疾僦居府治南民宅。父老獻蔬米者。日闐於門。被名赴都。民罷市。遮留三易期而不得行。乃夜從二僕。自持鑰啟城東門去。質明。民舉追之無及矣。當時肖像范公祠之後樂亭。蹟久圯。而北郭汪公喬年祠前。公之去思

碑在焉。予讀碑略。得公名寬。近客濟南。後交公之孫濟陽知縣調元。悉其世。調元出家傳。俾予第之。嗚呼。吾郡之民。猶然俞公之民也。今往往以事控臺使。擊登聞鼓矣。或者謂青州民悍黠樂訟無仁恩。乃當俞公時。何其彬彬然有情禮哉

原文

余廷燦

文者肇於太極。胎於陰陽奇偶。崖於圓頂方趾四肢五藏。端倪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炳蔚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師友賓主。散見於谿谷牝牡華實珠璣跂行喙息蠉飛蝡動。萃於易象詩書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孟子。文其不可以已而自流形者。故天有所不可已。而後二曜五緯三垣列宿衆星形於亘古者。爛乎其有章焉。地有所不可已。而後五嶽四瀆九州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形於亘古者。粲乎其有理焉。矧是人文。宣洩元黃。淪浹肌髓。符契性命。綱紀倫理。歷堯舜禹湯文武之制作。臯陶伊萊望散周公之佐佑。孔子之金聲玉振。顏子孟子之春溫秋肅。繩繩繼繼穆穆皇皇雝不因自然之文庚續利導。而益之則懼其為僞為支。過之則懼其為闇為鬱。蓋始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各自其八。而生生不可已。至於生生不可已。而繁會者自有所統壹。雜糅者自有所剖辨。而至文寓焉。而大文呈焉。是故江淮河濟。莫由折於禹之文。然不過因水以為師。春秋冬夏。莫精析於堯之文。然不過因寒暑以為師。易象詩書春秋。鉤深際遠。大載小破。至於光燭六合。聲振八紘。然不過因其不可以已者以為師。天地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體之體。人色無色之色。聲無聲之聲。體無體之體。而文即以色無色之色為色。以聲無聲之聲為聲。以體無體之體為體。是

故其筆畫之繪為形容曲折也。則頡制字而鬼哭也。其響音韻之激為節奏揚抑也。則倫吹律元而鳳蹌也。其結構之遇方成矩遇圓成規也。則姬旦之面朝背市。左祖右社。而九經九緯九涂。無有遠近幽明。莫不絡續奔赴受享奉職也。未有文而天秘其高。地秘其險。日月秘其采。山川秘其富。人秘其性情。而萬物秘其繁賾。自有文而天效其章。地效其理。日月效其光華。山川效其動龍。人效其秀靈變化。而萬物效其幽遐瑰瑋。文固盡人性以盡物性。而參天兩地。成位乎中者也。管子書謂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俱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然則清濁高下。固川原泉壤之不可以已者。而聲因而肖之也。夫人文之於天地。亦若是而已矣。故有文則安。有文則治。無文反是。然過之不可謂有文。益之亦不可謂有文。歷周末秦漢唐宋元明。中更六朝五代。一一不羞銖黍。蓋數而為文也。與其猷成於身施被於事也。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一。若鼎之有足。然而缺其一。則岌岌[illegible][illegible]不可以安者也。後人謂文以明道。謂文以載道。又謂文士浮華。無與於道。夫文外無道。文即道也。孔子言道則不言文。言文則不言道。彼淺之測文者。文之不知矣。於道復何有。

慎微

通於物之性而制之者。其神乎。神農氏通百草之性。姒氏通百川之性。稷通百穀之

性。為之制而用之。利而導之。物土宜而布之。是以疵癘和。高下奠。榮衛滋。使是三者咸止其所止。而不過乎物。然神農氏能制藥之性以扶疾。不能兼制醫之不小誤於燠寒。稷能制百穀之性以養生。不能兼制民之偶不時其饑飽。禹能制水之性以注海。不能兼制防之不乍潰於蟻穴綫竇。吁嗟。江河有時泛溢。直潢汙之不如矣。參朮有時殺人。曾豨苓之不若矣。稻梁有時伐性。且莨稗之不如矣。而其患皆自微始。豈三聖人之智。有所及復有所不及耶。其亦可制之數止於此。而智有所窮。心有所待耶。吁此聖人所以不憑已然之效。不徼可見之迹。而必防其微。謹其幾。常與天下同其憂患。然後調陰陽。翕河嶽。拯饑溺。而與斯民相濟於無窮也。

民貴

厥初萬物權輿。與元黃同剖判者。其圓頂方趾之民乎。民質也。有因民之質而文之者。則曰聖賢。民萌也。有因民之萌而達之者。則曰君相。二者非有異於民也。以民明民也。以民衛民也。非用民而為民用者也。此天地之心也。然治民者且曰民賤。何異足曰薦地。而不思去地則足懸無所附。雖有飛廉跨空之足。僅仆頓踣而已矣。何異魚曰在水。而不知水涸則魚相與處於陸。雖有橫海之長鯨。螻蟻治其命而已矣。楊雄氏曰。周之士也貴。然文王武王周公之貴民也亦明矣。愛其子者隆其師。貴士正

所以貴民也寒其足者傷其心民不貴即士亦不可得而貴也明人蹈三百年天下之九類類奉數十百褒衣博帶之士夫此數十百褒衣博帶之士其不及姚姒子姬孔孟之聖與賢可知也姚姒子姬孔孟之聖與賢天所靳而不輕生者然及其既生天亦止欲其護吾民耳貴姚姒子姬孔孟而於吾民蔑然不屑尚謂違天奈何截然絶吾民於士一以爲珠玉一以爲糞土小民方與相爲仇敵雖欲長與士共天下其可得哉今夫投棄詩書家必敗也固也秦之賤士是也今夫歌誦詩書不絶口與之覩濤涂川澮譚黍稷桑麻則吐棄如臭惡是直隳天地之性而棄生人之命也又豈眞能歌詩誦書者哉

節烈辨

女子以身許人其重無加者節而已矣其切齒椎胸屈折以之死者皆求其不失節而已矣節不必皆死而烈止所以成其節也節固窮天地亘萬世而無以易者也予讀歷代史傳自唐以前其女子之近烈者無若皇甫規妻之立罵董卓而死呂榮之手斷仇頭祭夫旋因賊逼而死而後漢史皆書爲某某妻其書爲某某妻者猶春秋之繫叔姬於紀繫伯姬於宋以完節予之也至唐書始稱烈婦者二而二婦皆非殉死也一以護項城於寇王一以脫夫難於仇手此固史家之因事起例而其他之引

刀斷指立舟罵賊如樊彥琛妻如符鳳妻之斬斬立死者又未嘗不以其節而統之也然則清操終其身而不遂死者將何以別之耶曰清操終其身者甘節也倉皇引決者苦節也聖人繫易甘者苦者固明統之以節矣今必謂從容者書節而慷慨者書烈將教人以節耶教人以烈耶以烈教人則烈不可垂教以節教人則烈亦為吾所美而其美且若過於節是使女子之守義者節則遺烈烈則遺節於彼於此無一得有全美者也且謂從容者不得為烈亦將謂慷慨者不得為節哉故曰莫若統之以節統之以節則吾之期天下以必至者止此而其人之安車而徐至與重繭頓足備歷艱辛而至者惟天下之所以而吾第問其至不至和不問其何以至其為教不益明乎蓋節者心也烈者迹也節者理也烈者氣也迹以明心氣以輔理君子原心據理亦從其重者立言而已矣然則烈當諱耶曰據事直書而烈自見也薑桂可以一用而不可以常用良醫者未嘗教人以常用而詳著其性亦不廢其材故天下之利其用也仍與參朮同功此作史者所以有綱目之分也韓歐蘇曾諸大家文集特無列女傳耳自元明來以古文命世者多膠固於節烈二字循俗標題破析體例究之舉其偏而遺其全而於經史義法曾未有以合也予作江慶璜妻傳直書江節婦而詩人潼關楊子安桐城石闇涿以詩來皆署為江烈婦二君博雅君子或別有所

據惜道遠無由是正也作節烈辨

明指揮使謝公承任事傳後敘

茶陵謝生國揆以其先世指揮使謝公承任死事桂陽縣志傳及詩歌彙為一帙請予更繫以傳予展讀卒業辭焉已乃作而嘆曰公偏裨微弁耳天資忠孝鬱勃其心爾遂支解其體為萬山中一小縣死死既百餘年猶生氣塞穹壤而光日月當時擁專閫佩斗印擅土地甲兵坐恃貴强桀大以自便其避死趨生之計者亦復何有哉論者或曰公死事於明季不甚著非關天下之所以存亡是大不然者今夫縣無小皆王土官無小皆王臣當粵寇鍾靈秀之薄桂陽城下也若俱如縣官之縮頸宵遁則豺虎縱橫寇盜充斥直入桂陽視若無人耳天上地下有一可視為無人之處則天下豈有一無心之人哉今人惟有心自毛髮指爪之末以至呻吟疴癢之細無不隱隱脈脈呼吸相貫而後其人不死況人者又天地之心也無心貫一身不可以為人與人貫天地則天地又何以與立通是說也亭障堡戍中一老校羸卒皆其司命脈而與天地貫者也何況指揮使之於桂陽然無人不有是心而或禽獸其心究不可謂有心亦猶天地間無處不有是人而或鬼蜮其人亦究不可謂有人嗟乎此則惟公之人所以貫天地而天柱地維所賴以立者也其人雖已死而其人為天地之

心之人。則天地之心。乃亘萬古不磨者。故其人雖死而常生。而斷非戈兵水火所得而死之。亦斷非胥吏文繡所得而生之也。蓋令明之縣邑隊伍皆得如公之人。心公之心。以為天地立心。則縣邑隊伍。皆隱然重鎮強國。豈復有今日破某城明日又破某城者哉。夫一身者。一肢之積。天下者。一縣之積也。若林大傅之棄桂陽如敝屣弟股指不可屈伸耳。然人一二指撟。即身應亡耶。宜公之疾痛相關。與身俱赴者。嗟乎。自公之死十有三年。為思陵癸未。闖獻横驅。郡邑望風瓦解。當是時。明之天下錮疾不仁。雖扁鵲不可為治。大率皆由林大傅輩積而成之耳。然與其由林大傅輩積之而亂。何如由公與蔡江門一輩人積之而治哉。予考春秋之義。事關疆埸者。雖微必著。因反覆是帙。不能已於言。乃就觀察李公拔傳。敘而還之謝生。以副其請。亦以見得失之林有如此者。

氣勢

崔述

凡戰義爲上勢次之氣又次之鬬爲下奉天討罪伐暴救民是之謂義義立者王據山河之險通饋餉之利批亢擣虛以逸待勞是之謂勢勢利者霸臨陳決機勇怯並奮乘驕待懈使敵自潰是之謂氣氣盈者勝矢鏃劍鋌橦㨖摶刺力盡而後斃是之謂鬬鬬數者傷湯之征也曰徯我后武王之征也曰紹我周王用義戰者也亞夫堅壁於昌邑鄧艾縋師於陰平用勢戰者也曹劌以一鼓破齊項羽以沈舟救趙用氣戰也勝負之道無衆寡無強弱氣而已氣之既衰强弩不足以穿魯縞賁育不足以抗童子用兵者用其方鋭之氣而外察敵氣之盛衰盛則避之衰則乘之驟勝者其氣驕新敗者其氣怯轉鬬不食者其氣餒久攻不克者其氣弛閒內有變者其氣搖倉卒遇敵者其氣亂乘而擊之一可以當百弱可以制强是故用鬬不如用氣有必取有不必取有必勝有不必勝勢也項羽百戰百克而卒為漢王擒者羽用氣漢用勢也漢王守成皐以扼天下之吭使韓信取河以北而羽之右臂斷矣南連英布而羽之左臂斷矣故楚卒滅於漢汴之於河東也猶漢之於楚也克用破黃巢王行瑜等所向無敵然朱溫以輕兵襲晉絳斷長蛇之腰而克用坐視河中之亡而不能救終克用之世不復能南爭中原者失河中故也氣也者可以決一日之勝負耳至

於定天下之大計者。必以勢。是故用氣不如用勢。可以勝天下。而不可以取天下者。不知勢故也。可以取天下。而不可以安天下者。不知義故也。漢之於楚。汴之於河東。皆制勢以挫其氣。然漢遂滅楚。而汴後反滅於河東者。漢有義。汴無義也。漢雖無湯武之義。然義於楚者三。漢仁羽暴。羽弑義帝。漢發喪討之。漢當王關中。羽負約也。克用再造唐室。不失臣節。而温篡唐。克用殺温。而温負克用。其見滅焉宜也。故用兵者。曰逆取順守。非知兵者也。逆不可勝。逆勝幸也。義立於素而輔之以氣勢。則無敵於天下。

訟論

天下之患。莫大乎其名甚美。而其實不可行。白圭二十而取一。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許行使市賈不貳。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聖人非不知薄取民而一市賈之為美名也。顧以其勢斷不能行。姑取其美名焉而已。而人心風俗必受其大害。是以其論常不敢過高也。自有生民以來。莫不有訟。訟也者。事勢之所必趨。人情之所斷不能免者也。故傳曰。飲食必有訟。柳子厚曰。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訟之來也久矣。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魯叔孫昭子受三命。

季平子欲使自貶。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唐虞之時何時也。諸侯猶不免於訟。昭子賢大夫也。亦不能以無訟。然則是訟也者。聖人之所不責。而亦賢人之所不諱也。而漢之世。好言黃老。始有以不與人訟博長厚之美名者。然亦其時風俗淳古。故得以自安於閭里。唐宋以降。日以澆矣。乃為士者幸藉門戶之蔭。不見侮於市井小兒。遂以人之訟者。為卑鄙而薄之。而憚於聽訟之吏。因遂得以是藉口。有訟者則以為好事。怒之責之。而不為理。嗚呼。是白圭之取民而許行之治市也何以言之。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必此爭而彼甘於讓。斯已耳。苟不甘於讓。則必訟之矣。故陵人者常不訟。而陵於人者常訟。其大較也。且爭而甘於讓者。惟賢與孤弱者耳。然理固有當讓。有不當讓。勢固有能讓。有不能讓。所爭者非一人之得失。則不當讓。讓之而爭者不已。讓之而爭者得逞。人皆從而效之。則亦不能終讓。故雖賢與孤弱者。亦不能盡無訟也。夫使賢者常受陵於不肖。而孤弱者常受陵於豪強。而不之訟。上之人猶當察而治之。況自來訟而反可尤之乎。今不察其曲直。而概不欲使訟。陵人者反無事。而陵於人者反見尤。此不惟賞罰之顛倒也。而勢亦不能行。何者。人之所以陵於人而不與角者。以有訟可以自伸也。不許之訟。遂將束手以待斃乎。抑亦與之角力於蓬蒿之下也。吾恐賢者亦將改行。而孤弱者勢必至於結黨。天下之

事從此多。而天下之俗從此壞矣。余幼時見鄉人有爭則訟之。路三十年以來不然。有所爭皆聚黨持兵而劫之曰。寧使彼訟我。我無訟彼也。唯單丁懦戶。力不能抗者。乃訟之官耳。此無他。知官之惡訟。而訟者未必為之理也。民之好鬭。豈非欲無訟者使之然乎。逮至近年。風俗尤敝。里巷之閒。別有是非。反經悖律。而自謂公。以鬭傷為偶然。以劫奪為小事。立後則疏族與同父無殊。爭田則盜買與祖業不異。推此而論。不可枚舉。至於姑殘其媳。弟侮其師。竊田禾。毀墓木。尤恬不以為怪。訴之宗族。宗族以為固然。訴之里黨。里黨以為固然。彼固不識字。即識字而亦不知律為何物也。不得已而訟之於官。則官以為好事。而里黨亦共非之。是以豪強愈肆。而善良常忍泣而吞聲。無訟則無訟矣。吾獨以為反不如有訟之猶為善也。昔韓文公為都縣雖重盧仝。仝為比鄰惡少所苦。使奴詣縣訟之。公不惟不薄仝。反稱其賢。而自引為己罪。彼韓公者。豈獨喜人之訟哉。誠少歷艱難。而悉寒士之苦故也。然則今之君子。或亦生富貴之中。席祖父之勢。居仁里。處順境。未嘗身雜保傭。目覩橫逆。故不知涉世之難。而妄為是高論耳。不然。何其不近人情乃至是也。或曰。子未覩夫訟之害耳。書役之魚肉。守候之淹滯。案牘之株連。有聽一人一朝之訟。而荒千日之業。破十家之產者矣。況有訟而誣焉者乎。曰。此誠有之。然此誰之過耶。苟官不護其下。書役安得而

魚肉之。訟至而即聽。審逮而後逮之。何淹滯株連之有哉。此乃已之不臧。反欲藉口以某人之訟可乎。且訟而果誣。反坐之可也。不治誣者而遷怒於他人。而禁其訟。是使直者代曲者罹殃也。傎孰甚焉。曰。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則聖人之言。亦非歟。曰。大學釋之明矣。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然則聖人所謂使無訟者。乃曲者自知其曲。而不敢與直者訟。非直者以訟為恥。而不肯與曲者訟也。若不論其有情無情。而概以訟為罪。不使之得盡其辭。曰。吾欲以德化民。是大亂之道也。且無訟之治。聖人猶難之。今之吏豈惟無德。且貪莫甚焉。民之相爭。固其所也。而欲使之無訟。舛矣。

贈陳履和序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自周之衰。楊墨並起。繼以秦火。六經幾亡。漢初始求遺書。然以其求之切也。傳而失實。駁而不純者。皆得託為聖賢所作。以與世示。而莫能辨。武宣以後。經學益重。學者藉此以取富貴。又多增其師說。旁采楊墨之言。以亂聖人之旨。猶幸其時諸家並立。異同得失之故。有可考驗。及至後漢。馬鄭起。而諸家之傳漸微。永嘉之亂。其書遂盡矣。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學者方崇王肅。僞造古書以攻康成。以惑當世。後生末學。習熟耳目。以為聖人之旨固然。六經於是大壞。唐宋之

興。諸儒林立。始發明聖人之道。然其言大抵以闢佛老為事。至於前人訛誤棼雜相承而未及正者尚多。此固未嘗不有待於後人之補苴者也。余自束髮受書。奉先人之教。即專求信於經。及長。覽百家言益多可疑。以是每觀先儒箋註。必求其語所本而細核之。欲以探聖經之原。不惑於衆說。顧家貧貲鈍。碌碌無讀書之暇。嘗冀有一二同志。相與講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游。所見學者。多專攻舉業。間有好古之士。祇肆力於詩賦博覽。竟不能有所遇。而余亦漸老矣。乾隆壬子。余游京師。始得遇滇中陳介存雁和於逆旅。介存嗜學好古。所為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誤。余方幸其得友而介存顧不自是。乃介朱笏山奕簪而請師余者。至於再四。夫師以求益。余之於介存。伯仲間耳。何能益。況師道不易行。自唐韓柳且難言之。乃辭之者屢。而介存竟堅不可移。豈以世無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勵俗耶。抑好學之心篤。而遂不暇深擇其人耶。雖然。余嘗聞之。學以專而精。知以少而當。不使百家之言雜於經。而後經之旨可得。不強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無所淆。故說經欲其自然觀理欲其無成見。於古人之言無所於必從。無所於必違。唯其適如乎經而已。苟如是。異日必將大有得焉。於以正羣言之淆亂。而明六經之旨。余將於介存乎是望。而如余者。復何足為介蒂哉。倘異日天假之緣。使余得與介存聚首數載。以余之所窺

及其所未窺相與講明而切究之以償其生平之願求萬一之有幾於道則余雖貧且老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仲簡譚君傳　　倪賜

君姓譚。諱廷奎。字鉉玉。別號曰仲簡。常熟東唐墅人。父諱文寓。以孝行推重鄉里。生六子。君其仲也。幼聞敏。出就外塾。不煩於師。弱冠即工經生藝。而以慕古不利童子試。遂闢一室。嚴扃門戶。取中經四部。矻矻蒐討。至鐙灺漏殘。乃就寢。又蓄一司晨雞於牀下。聞喔喔聲。即起讀。無寒暑以為常。所為文步趨先正。終不改其故智也。年二十五。始受知學使者銅仁張公。補郡學生。自此秋賦者十。中間僅得而復失之。士友為扼腕。君恬然不滑其和。先是紅橋許司馬聘君訓其子。繼應見復陳司業聘。課其孫。司業常語人曰。譚生不特學有原本。可為經師。其篤行更可為人師。蓋深知君至性過人也。君事親謹謹致孝。歲入束脩羊。纖毫必上其父母。父性嚴。一不當意。輒色變。君屏息侍側。俟霽顏方退。後父以衰年居母喪。哀毀致疾。君奉湯藥。身不帖枕席者累月。迨疾革。刺血籲天。祈身代。不應。君五色無主。潛刲肱肉作羹進。未下咽而形神離矣。其治喪也。擗踊苫凷。無日夜。三年不御酒肉。春秋時祭。向隅欲泣。恐傷母心也。喪母如喪父。時有兄負豪家金五百。不能償。君率諸弟縮巳硯田代償之。與人交。謙下而誠信。不隱善。不揚惡。歲壬申。以予家兄弟可結鄰也。卜宅涇西。如形影。甲申春。先兄謝世。予哭之慟。君哭之亦慟。嗚呼。今又哭君矣。君卒於乾隆乙酉歲七月十一

日。距生於康熙壬辰歲。年五十有四。配吳氏子一。式金。女二。長適諸生史慶金。亦餐和梁教於君者。次適蘇瑾。君餘事能詩。隨手輒散去。君歿後史生捃拾繕寫藏於家

張烈婦傳

烈婦吳氏東唐墅張樹功之妻。歸十年。樹功暴病卒。烈婦即欲自經從姑諭之曰。汝有孕。幸生男。延汝夫一脈。烈婦聞。遽慢然止。越五月。遺腹生子名堯年。於是日以撫孤為事矣。樹功之弟鶴山。向與樹功同居。娶施氏頗賢。姒娣間相敬愛。絕爾汝之稱。居久之。婦氏死。鶴山繼娶某氏。悍甚。奴婢視烈婦母子。事無大小。壹婢遺之。烈婦無幾微愠色。小姑諷之曰。歲月遙遙。嫂何自苦。烈婦指堯年含淚答曰。我所以偷生者。戀此一塊肉。不敢重違從姑之語耳。且女子從一而終。我王此。斷不出張氏門限也。小姑俛默而退。丙子歲洊饑。悍婦以食指繁。凌辱烈婦愈酷。意必奪其志。鶴山亦非以婦人之言為不可聽者。烈婦覺之。乃痛哭告堯年曰。汝今年九歲。饑寒可自知。我將舍汝。從汝父於地下。堯年性魯。不知其母之言為永訣也。而預防之。烈婦竟闔戶自經死。時年三十九歲。

野史氏曰。烈婦死三年。鶴山臥病。見其妻則罵詈不絕口。見堯年則嗚咽涕泣。又時時索帶作自縊狀。舉家知為烈婦所憑。鶴山死不三月。悍婦改適匪人。未期得惡疾

國學扶輪社印

死。觀此敢云天道夢夢哉

王貞女傳

貞女王姓。父没之。母劉。常熟唐墅里人。貞女生有至性。幼即知敬父母。父母極憐愛之。年十四。許配同里柏姓子焕文。越九載合卺已有期。焕文暴病亡。訃聞。貞女決志身殉。雉經牀後。父救得免。母同起居。防護。誓絕粒。父母多方慰諭不食。鄰有嫠婦謂曰。汝甘身殉。無寧再生。宗擇立嗣子。延汝夫一脈。古云。死易立孤難。汝當勉其難者。貞女悟。歔欷。請奔喪。父母知不能奪。許之。而柏姓亦以為宗族之光也。來迎。遂髽絰往見夫。位拜仆於地。慟絕復蘇。至再至三。見者為酸鼻。痛定。自擇柏士達之次子為嗣。焕文喪葬訖。家無長物。遺債屋半間。在闤闠中。市聲喧呶。非寡弱可棲。止。貞女歸依父母。獨居一樓。勤織作。昧爽而起。至更闌鐙灺。機聲猶軋軋。父母勸少休。貞女曰。苟不銖積寸累。使嗣子成立。何以見逝者於地下。居久之。嗣子授室。迨生子。貞女已抱孫。凡族戚有吉禮。皆不與。女紅之隙。焚香禮佛。無笑容。無疾聲。履不踰閾。二十餘年如一日。歲丁未。父寢疾。貞女侍湯藥。捐餐廢眠者彌月。洎殁。號哭恐傷母心。向隅嗚咽。飲泣過時而悲。竟以毀悴成疾。母謁醫診治。堅辭之。疾時作時止。庚戌秋。病大作。交季冬。革矣。預言死日。屆期果卒。彌留中。執母手曰。從此永離膝下。阿孃年老。善自

保重。勿以我為念。呼嗣子囑曰。汝今有屋一廛。田數畝。可安居守業。須以義方訓子。我死速埋於汝嗣父之冢。生未同室。死得同穴。我志畢矣。嗣子跽而受命。貞女瞑而受含。在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得年四十有八。殮後嗣子即舉柩合葬於燦文之冢。成貞女志也。嗣子名廷魁。孫二。學孝學明。

贊曰。女子未嫁夫死。服衰往弔。既葬除之。禮也。守貞不字。從一而終。此禮之變也。能立孤以綿夫氏既絕之緒。此變之正也。夫貞也者。正也。王貞女可謂得其正矣。

三國志辨疑自序

錢大昭

史有二體紀傳編年是也紀傳中有二體陳氏三國志李氏南北史之與諸史是也諸史中班史約而仍明略而勿陋敘事最為肅括蔚宗史才已不逮古而自稱體大思精自古未有者葢謝承華嶠司馬彪諸書並在范前取資既多用功益密又因而非創易於措辭也陳承祚之於三國疆宇鼎立地醜德齊兼之互相詆毀各自誇張斯其載筆誠難折中又列國雖有史錄多詳魏而畧吳華晉而陋蜀其匯而修成一史者承祚為創是以用力尤難乃能棄實錄小說家之所言有條不紊類事無頗宜乎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范頵等表稱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而夏侯湛張華輩並相推重也裴世期鳩集群籍以注此書其所徵引於漢有華嶠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張璠袁彥伯後漢紀劉艾靈帝紀獻帝紀袁思光獻帝春秋樂資山陽公載紀孔衍漢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起居注獻帝傳於蜀有譙周蜀本紀王隱蜀紀孫盛蜀世譜於魏有王沈魏書吳人曹瞞傳郭頒魏晉世語孫盛魏氏春秋魏世譜魏世籍魚豢魏畧陰澹魏紀毋邱儉志紀魏武故事魏名臣奏於吳有張勃吳錄胡沖吳歷韋昭吳書環濟吳紀於晉有王隱虞預晉書干寶晉紀習鑿齒晉陽秋孫盛晉陽秋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李軌泰始起居注傅暢晉諸公讚於

地理。有司馬彪九州春秋。荀綽九州紀。虞預會稽典錄。趙岐三輔決錄。摯虞三輔決錄注。常璩華陽國志。王範交廣二州春秋。王隱交廣記。左思蜀都賦。魏都賦。庾闡揚都賦。太康三年地記。襄陽記。於人物。有皇甫謐帝王世紀。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魏文帝列異傳。王粲英雄記。張隱文士傳。葛洪神仙傳。周斐汝南先賢傳。張方楚國先賢傳。陳壽益都耆舊傳。陳術益都耆舊襍記。蘇林陳留耆舊傳。虞溥江表傳。零陵先賢傳。先賢行狀。漢末名士傳。魏末　傳。於官制。有山濤啟事。無名氏晉百官名。志晉百官表。旌賞令。於襍書。有顧愷之啟蒙注。晉武帝中經簿。荀勗晉中經簿。張儼默記。張華博物志。東方朔神異記。楊孚異物志。干寶搜神記。傅休奕傅子。葛洪抱朴子。袁準袁子。劉向說苑新序。衛恆四體書勢序。殷基通語。陸氏異林。應璩書林。虞喜志林。司馬彪戰畧。應劭風俗通。徐衆三國評。孫綽評。蔣濟萬機論。孫盛異同評。異同襍記。魏文帝典論。決疑要注。於文章。有摯虞文章志。荀勗文章敘錄。於別集。有孔融、高貴鄉公、陳思王植、嵇康、石崇、潘岳、諸葛亮、姚信、王朗、傅咸、張超等集。於家傳。有王朗、傅暢、荀氏。盧江何氏、會稽邵氏、寄族。又有杜氏新書。山濤行狀。袁氏世紀。裴氏家記。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讚。於譜牒。有孫氏、嵇氏、劉氏、王氏、諸葛氏、庾氏、阮氏、孔氏、陳氏、郭氏、崔氏諸譜。於別傳。有濟北王志、鄭康成、荀彧、禰衡、邴原、吳質、劉廙、任嘏、孫資、王

弼、嵇康、華佗、曹略、趙雲、費禕、虞翻、諸葛恪、荀勗、程曉、潘岳、潘尼、孫惠、顧譚、盧諶、鍾會母張氏、陸機、陸雲諸家。外此羣經傳注、倉雅詁訓、方言土語、諸子百家之說、無與史事、而引以詮釋字句者。又不下數十種。夫世期引據博洽。其才實能會通諸書。別成畦町。若依後世新唐書五代史之例。可自作一史。與承祚方軌並駕。乃不自爲而爲之注者。謙也。竊嘗論之。注史與注經不同。注經以明理爲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注史以達事爲主。事不明。詁訓雖精。無益也。嘗怪服虔應劭之於漢書。裴駰徐廣之於史記。其時去古未遠。稗官載記碑刻尚多。不能會而通之。致異質疑。徒炎炎於訓詁。豈若世期之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共見乎。予舊於兩漢書。有辨疑四十四卷。於地理官制。頗有所得。名儒碩士。時或許之。近日復於三國志輯錄得三卷。仍仿漢書辨疑例。不敢立議論以測古今。不敢妄援疑以騁詞辯。而其詳略不能與漢書盡同者。蓋史事藉注證而申。兩漢之注簡。簡則易滋疏略。三國之注博。博則疑義鮮存。有無待辨證而明焉者也。雖然。校書如埽落葉。隨埽隨積。以予之見聞有限。無論志中罅漏。更俟補苴。即拙著內。亦豈無紕繆。待指着。漢書刊誤。所望吳斗南爲之補遺云。

春秋書法論一

袁穀芳

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而說春秋者。乃以為非孔子莫能作者非也。昔者列國皆有史。匪直魯也。列國之史官皆賢者。亦匪直魯也。晉趙盾弒其君夷皐。晉董狐書之矣。魯史臣亦從而書之。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史臣書而見殺者三人。南史氏且執簡而往焉。魯亦書之。職也。職如是。故直書之而無所忌。寧殺其身而必不敢以稍私也。韓宣子適魯。觀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魯史氏之賢。能世其官修其職可知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之時。春秋猶足為信史。幸其為信史。而又懼後世之亂臣賊子。將有忌之而去其籍者。於是私取而錄之。以附於易書詩禮之後。信傳信。疑傳疑。闕其疑而益信其所可信。俾萬代之下。知東遷之周。王命不行於諸侯。而正名定分。史官得據事直書。以昭示法戒。則亂賊即不畏君父。不能不氣奪於史官。此則孔子之功也。齊之化而為田氏也。晉之化而為韓趙魏也。其他諸國。亂者亂。滅者滅。篡逆之子。兼并之徒。皆耽耽焉忌其國之有史。而史亦因以不傳。魯無齊晉之霸。而其臣之強。幾與齊晉等。其史乃得至於今不廢。豈魯之微弱不能存其國。而獨能存其史乎哉。故曰。孔子之錄而藏之也。錄而藏之。孔子不言也。魯之君臣不知也。論語中諸弟子問答不及

也。迨其既歿。而子夏子貢之徒。檢遺書而泫然流涕曰。此魯之史也歟哉。此即吾夫子之書也。於是援筆而續之曰。夏四月己丑孔某卒。而是書遂不啻為孔氏之書。後雖有亂臣賊子。力能去其國之籍。而終不能滅孔氏所藏之書。則春秋傳矣。

春秋書法論二

以春秋為孔子作。其說始於孟氏。而後儒之傅會而穿鑿之者。遂從而甚之也。嗚呼。孟氏之言。夫固有取爾也。孟氏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作起也。蓋言春秋之名由此起耳。其實與晉之乘楚之檮杌同為列國之史。孔子以其義可以存王迹。故取之。取之而曰竊取。明國史非孔子所敢與聞也。其曰孔子懼。作春秋者。維時晦蒙否塞。人且不知有天子。而何有於春秋。孔子懼焉。取而錄之。藏之於家。而傳之於其弟子。以及於後世。而後世為天子之事者。第以春秋之義為之而有餘。則是不得不歸功於孔子。功在孔子。則即以其書屬之孔子。而曰孔子作春秋不為過。使非孔子。則是書之亡久矣。而今日尚知有春秋哉。然而竟以春秋為孔子作。則斷不可。今有人以草野韋布之身。而私取國家之史筆削之。而加以予奪焉。是愚而自用。賤自專也。幾何其不為僇民耶。孔子雖大聖。韋布而已矣。雖嘗為大夫。終不得侵史官之職。若侵之。已且不免於罪。而又何以罪他人之自用與自專者哉。然而孔子則

自謂有罪我者何也。蓋春秋固治亂賊之書也。亂賊以春秋而懼。春秋以孔子而傳。治亂賊者歸功於孔子。為亂賊者必將歸罪於孔子。而究之春秋自春秋。孔子自孔子。何罪焉。若以罪我之言。為作春秋之證。是孔子明知其有罪。而復躬自蹈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後世晉孫盛書桓溫枋頭之敗。溫大怒曰。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卿門戶事。盛子弟號泣求改。而盛不許。北魏崔浩。一時之智士。主以史族其家。彼固以為吾職也。不如是。不足以昭直筆而取信於後。然且不免於禍。況非其職而為其事者耶。夫君子立言以明道。其於當世政事之得失。人物之臧否。原不禁其有言。如論語中。於先世則傷告朔。斥要君。諷竊位。於同時則辨佾歌雍旅泰山伐顓臾諸事。皆可以正倫理而怵人心。何必汲汲焉僭史臣之職。而復求倖免於僭之之罪乎。吾有以知聖人之必不然矣。且孟子之意。欲尊孔子之道。與禹周公之治天下等。求其說而不得。於是借春秋以實之。亦未嘗言孔子筆削而予奪之者。其變例何如。其新意何如。如後儒云云也。吾故曰。春秋非孔子作也。不得泥孟子之言以誣聖人也。

春秋書法論三

或曰。魯自伯禽開國以來。即有史。孔子何不全取而錄之。胡為獨始於隱公。春秋始於隱公。則孔子始之也。以是知為孔子作也。答之曰。書始於唐虞。唐虞以前。豈無書

邪。詩始於關雎。關雎以前。豈無詩邪。春秋始於隱。隱以前。豈無春秋邪。特其可錄者始於此耳。孔子道既不行於天下。思欲守先王之遺書。以待後之學者。俾後世確然信先王之可法。而其書固非我之所得而損與加。其有歲月既遠。簡策多缺。為文義不完全者。則寧慎而不錄。以徵信也。且春秋中所載盟會侵伐之反覆。隱以前無之也。五霸之强。隱以前無之也。其君臣非隱以前之君臣也。其事勢非隱以前之事勢也。則隱以後之史。其書法必不同於已往之史也。從其類焉者。錄之以見東遷愈久而天下事愈不可為。此則孔子或有微意存焉。而乃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故始於隱公。則隱之元年。東周已四十餘年矣。何不始於惠公。而隱公自即位以至寪氏之死。亦未實有讓國之事。何以見其賢。且孔子亦何故必以讓國為賢而始之邪。此後儒之臆說。愈啾啾愈失其真也。夫聖人之於春秋。豈有成見於其間哉。不過就其可信者錄之而已。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孔子自言之矣。

春秋書法論四

春秋既非孔子作。則何以尊之為聖經。昔王安石不信春秋。而斥之為斷爛朝報。安石以此見掊擊於儒者。儒者亦以是為非聖人之書乎。雖然。余之說固與安石之說有異。安石不信春秋。而余則深信夫春秋者也。特以為是孔子作。而因尊之為聖經。

則有不敢信者。後世專門之學。如毛萇傳詩。而謂之毛詩。大小戴傳禮。而謂之戴禮。豈詩禮即為毛戴作邪。即孔子作十翼。不敢以亂羲文之書也。其正樂也。第曰雅頌各得其所。亦非別撰一樂章也。况春秋載國家之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非有精微奧妙。如易理之難窺。又十二公相嬗。自有次序。亦無待於釐訂如反魯之樂。而乃曰舊史不如是。孔子如是。則所謂舊史者。果何如耶。其毋乃有不足信者與。舊史之得諸聞見者不足信。而必俟孔子從二百四十年之後。遙度其是非。而予奪之。乃足信與。且使孔子而果有所筆削也。則是書之中。天時人事備焉。以大聖之聰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何難於舊史之脫誤者。一一攷厤布算而補之正之。然而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而不書日。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而不書朔與日。其餘有夏五而無月。冬無月而有壬申。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如此之類。即稍稍增益其文何不可。而孔子闕之。至於今亦未嘗有以是為孔子書法者。獨於人事之紀載。其中本有脫誤之文。而必曰此孔子之意。是必有說以處此。穿鑿傅會。屈聖人以就已之臆見。而史之義例亡矣。而史官之權去矣。夫史官之權之所以重者。以職守所繫。而非他人所得而旁撓也。若以為春秋經聖人筆削。然後可信。然則自春秋而後。非聖人所作之史。舉皆不可信。而亂臣賊子之書於後世之史者。且將反唇曰。子非孔子

也。人固不信子之言。而何憚於子。是春秋以前之亂賊。因孔子而懼。春秋以後之亂賊。無孔子而不必懼也。萬世無兩孔子。則竟無史矣。而可乎。故知亂賊之所懼懼一時之直書其事。以傳於後世。非懼後世遥度臆斷之者明甚也。然則諸儒之說春秋。盡可廢與。曰。非然也。諸儒以春秋為孔子作則不可。以春秋為經而說之則無不可。著善善惡惡之理。以昭示史臣書法之義例。以重史臣之權。是亦作春秋者之所望於後儒者也。是即孔子之所望於後儒者也。

送黃先生擢任泉州司馬序

吾師毘陵黃先生。以名進士出宰陜之平利縣。且十年。一旦蒙特達之知。宣召至京。從其能。晉其秩。於是得福建之泉州府同知。行有日矣。穀芳總角時。即以文受賞識於先生。有曠代逸才之目。是行也。已為律詩五十韻。以敘傳德識弗諼。雖然。詩所言。情也。一人之私也。有循政殊績。而鋪張揚厲之。俾天下之為民牧者。知直道之不可枉。良吏之必可為。而惕然以思。油然以勸。此則言之公。而亦文章家之職也。穀芳未敢以文章自居。而平生每聞人善。則樂道之不已。矧先生乎。於此而不用吾言。烏乎用吾言。昔孔子於門弟子。論為政屢矣。而求其要。莫踰於學道愛人之一語。不學道。不愛人。而察察以示明。煦煦以示惠。雖號曰能吏。亦能其所能

而非君子之所謂能也。先生之宰平利也。不肯以能自表襮。而平利之為士者安之

以先生為明師。其百姓安之。以先生為慈父母。即其上官亦安之。若忘乎其有平利

也者。至是。然後士與民皇皇然無策以攀留之。曰。是安遊擊害我。安遊擊者。白土關

弁也。素驕恣。時以事赴京。虐使其部卒許魁。魁不堪。至京。遂逃去。而與安同入都者。

有夙隙。先歸言於衆曰。安遊擊殺許魁矣。衆信之。比遊擊回。而魁之母王及魁妻凶

服向索魁。次日復同其兄王照女壻羅廷賢閧至營。哭且詬。羣不直遊擊者助之。勢

洶洶。先生聞。馳往叱衆散。陰縱羅廷賢速逃。而執王照謂安曰。今日之閧。以許魁若

遽報上官。重公譴。且閧者二婦人。王照年八十餘。病聾。杖之恐不測。安勃然曰。許魁

逃軍。宜抵罪。彼羅廷賢何為者。今不捕之。反縱之邪。某有鎮將在。無用君文官為。先

生笑曰。文官不曾枉殺人。抑此數人者。名不隸於軍。固平利民也。今何得不問。命縣

尉牽以去。善視之。而馳白於大府曰。職抵關。惟見兩白髮人。一少婦。號哭耳。不見所

謂羅廷賢者。使有之。以遊擊之力。尚不能搏而縶之邪。且許魁之逃於軍與逃於京。

未可知。請緩其獄。俟獲許魁。成定讞。於是選健僕兼程赴京師。偵得魁。讞上。遊擊以

此罷斥。而先生之名遂上 聞。夫先生之於是事也。不過以不忍人之心。行必不可

枉之道。詎能逆料其事之成敗如何哉。然而

聖天子慈惠下民。慎刑矜獄。凡獄辭之上。不以大僚而屈。以從不以一吏之微而略其善。蓋自數十年來。吏之良者無不拔。而仁政之實被於民者無不　旌也。而守令中尚有媚上官。庇僚案。草菅百姓。恬然為之而不知羞且懼者。聞先生之風。其亦庶有悛乎。先是平利有貢生某。才而貧。先生助之資。俾往肄業於成均。其訪許魁也。貢生正讀書太學中。魁之獲。貢生力為多云。今先生行矣。同知去郡守不遠。而其力亦可以行於縣令。苟有當言且行者。其尚為民毅然持之。俾泉州之民食先生之福。亦如平利也。吾知泉州又不能久羈先生。而發能晉秩之典。將自此未有已也。穀芳雖無文。敬握管以待。

送施鐵如序

吾友西阪張先生。嘗為予言真州施子之詩。古體源於康樂。而律近乎少陵。年甚少。才未易量也。予心重之。然予不好為詩。故未即交於施君。而君則曰不可以及吾身而失。袁子於是以詩為贄。踏門而內交焉。兩人者自此遂相好無間。然質以疑。歙勵以不及。迄於今七八年矣。君之別予歸也。頻以書來。每有不自得語。今年秋。予客遊白門。君適以鄉試至。相見則大喜。顧不復言詩。予叩之。則慼然曰。親老家貧。詩固無所用耳。吾且憂吾之以詩窮也。予聞其言。心戚戚然動。嗟乎。君之憂。予之憂也。予無

君之才尚不自憂乃君有才而更憂乎予尚不能自憂其憂而又安知夫君之憂之果足憂乎不乎雖然君以予為知己則予固不可無以起君也予聞之人曰造物忌才又曰名者造物之所忌此皆無所得於中而徒借辭章之末為大言以欺人耳若此者吾直謂之誣天誣天以欺人其終困躓而不克自振拔也固宜且夫人實有才非特天不忌之即人亦未嘗有忌之者也其忌之者其必不與我同類也不與我同類我何怪乎爾吾惟自信於心以卜之天而已卜之天而即以要報於天又非也天之生才甚難而其困而篤也如銖兩之稱如分刌之不茍有一世之才者以一世報之有千古之才者以千古報之若夫生一才而僅使之為詩人為詩人而即從而富貴顯榮之此必非天之意而窮不窮皆無庸喜且憂於其間也且夫天人一理也窮達一致也可以窮即可以達不可以窮者亦不可以達君試畢而歸當益堅厥志勵厥學以固君子之窮而仰承夫天所以生才之意異日所成就必更有遠且大於今者詩曷足以窮君哉君即日日言詩予且不敢以詩人目君矣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三十三

金學詩字二雅江蘇吳江人乾隆壬午舉人官國子監助教

鄒方鍔字孫章號半谷一號若溪江蘇金匱人乾隆壬午舉人有大雅堂集

唐府兵得古大意論

金學詩

三代之時兵無專制將無專權即比閭族黨而為伍兩卒旅之師即蒐苗獮狩而為征伐擊刺之法即鄉士大夫而為將帥司馬之職是故無追呼召募之擾無團聚廪餉之費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兵與農始分而不可復合者之於史漢唐宋軍志之得失詳矣要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何則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壯國威至強也所以省國費至儉也夫民必有恆產而後有恆心有所顧藉而後不敢恣肆有所係累而後不肯棄捨當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然猶未嘗有外侮內叛殺帥自擅者彼其心誠顧戀田園恐累宗族耳自府兵廢後一變為彍騎再變為藩鎮而唐遂以亡豈非以兵不土著又無宗族多忘身殉利哉雖然府兵之於古法亦僅得其大意云爾古者兵農合而不分府兵之設兵農合而弊必至於分何也於六戶中等以上家出一人免其身租庸調籍之為兵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尚得復為農乎不復為農尚能如古者寓兵於農之制乎且其介胄戎具

藏於庫。有所征行。規其入而出給之。典藏之吏。因緣為姦。至有利其死而入沒其財者。異於古之簡於鄉師。聽民自便也。及其番上。罷於奔命。雖二千里外亦不免。異於古之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後一次。更勞均逸。以休養民力也。顧自三代之制不可遂復。後世兵出於召募。以不耕之人。聚於畿輔。所費不貲。其什伍之者無定制也。教養之者。無成法也。通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也。欲求得古大意如府兵者已不可得。則論兵制於井田既廢之後。府兵殆猶愈乎哉。

汲黯蕭望之合論

予讀史至汲黯蕭望之傳。未嘗不歎社稷臣之不易得也。蓋古之所稱社稷臣者。不惟其有剛直之節。果決之才而已也。將必有寬深不測之度焉。故雖處危疑孤弱之時。而能使人主倚以為重。小人無以抵其隙而敗其成。身名並泰。家國俱安。何其偉歟。是固非褊迫淺露如二子者之所能與於其際矣。方黯之在武帝時也。面折廷爭。不避權貴。觀淮南王謀反。以為說丞相如發蒙振落。而獨難黯。其守節死義之概。誠有可想見者。當是時。帝春秋高。又以愛欲立少子。計漢廷臣可託孤寄命者。宜莫若黯。右內史界多貴戚。淮陽股肱郡。皆非威重大臣不治。其使黯也。正以社稷臣待之也。乃黯徒以不能留內。恥為守令。且因故同列位居己上。形為怨望。抑何所見之不

廣耶。望之少治經義。儼然儒者。班史稱其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臣。予觀其學術雖與黯學黃老異。然其狷介性成。與黯同。其不屑為郡。與黯同。其受遺宣帝。處國危疑。亦與武帝之許黯同。乃黯不死於蚡宏。而望之竟死於恭顯。則以黯天資忠厚。雖嫉惡如仇。而能持己廉潔。以道義發意氣。人亦嚴憚之而不敢動。望之平日廉潔正直。未盡如黯。而輕發難端。與小人以可乘之隙。固自有取禍之道也。愚故以為黯有社稷臣之概。使其得位行志。未必不如博陸侯而無學識以化其氣質。望之悻悻自得。視黯之嚴正。抑又遜矣。然則武帝所許黯者。其去古之社稷臣尚遠。而孟堅乃并以望之當之。不亦謬哉

裴度李德裕合論

古大臣之得位行志。樹功名於四海者。固難乎有任天下之才。而尤難乎有容天下之量。固貴乎有幹國事之具。而尤貴乎有公國事之心。蓋自古君子與小人不容並立。而亦不能禁其不並生。惟為相臣者。用舍進退。一視乎其人之所應得。而恩怨兩有所不居。使必與小人角勝。而專權攬要。以廣樹之敵。則君子之不勝小人。其常也。敵愈久而毒愈甚。勢不至戕善類敗國事不止。予觀唐中葉賢相。共推裴度李德裕兩人。皆君子人也。乃度能以功名終。而德裕卒至貶竄。末路成敗。較若殊科。豈果才

不逮而知不若哉。度有廣狹。而心有公私也。則有黨與無黨之別也。考晉公嘗曰。恆鄆三鎮發難於外。王涯皇甫鎛李逢吉元稹之徒。又相與竭力擠排。以傾善類。而度處以坦衷。不爲朋黨。竟能成大功。平大難。屢蹶屢起。以其身係天下安危者二十餘年。與房杜姚宋並稱賢相可也。若夫衛公之相業。則亦有可觀者矣。平澤潞。禽回鶻。迎公主。勳名之赫奕。幾與晉公等。其始政也。亦嘗戒武宗以屏去朋黨。乃必盡逐牛李之黨。抑居易而引敏中。亟亟乎以門戶報復爲事。何其陋也。終以顧命元勳。挾震主之權。一蹶而不復振。豈非平日忌刻太深。有以斂怨於羣小。故一失勢而凶邪坌起以快其欲者。日熾而未有艾歟。夫論古而以成敗定人短長陋矣。然觀相臣者當先於其度量之廣狹。心術之公私。度量不明。則性情之淺深。不可得而辨也。心術不明。則學問之醇駁。不可得而悉也。度惟胸無城府。事至而以其身出而應之。不欲以功名爭勝於同列。其性情學問。皆有大過人者。而德裕黨同伐異。借公議以紓私怨。其視權勢柄位。幾幾不可以一日去。縱所引用半皆正人。而已不免褊衷太甚矣。況又有附勢之徒。反戈而攻之。於特盈保泰之道。抑又疏焉。嗚呼。自古庸臣多而能臣少。既已能矣。而復以學養不足。僨厥事者。可勝道哉。後之爲相臣者。於廣狹公私之間。可以鑒矣。

知營山縣事吳君墓誌銘

吾邑在前明朝門閥之盛首推吳氏兩尚書後苗裔茲茲其交於予最深者字曰惠叔一字荔香諱鍾僑與予先後同寓京師復同客閬南相得甚歡予歸里後與其兄鍾侃及弟鍾僎往還則君已沒於蜀之官舍乾隆四十八年將葬於小里港祖塋圩之原鍾僎以狀來乞予為銘予先曾為君尊甫林塘先生誌墓之文已詳其世系里居故不復著云君性倜儻有大志弱冠遊京師受業今少司馬紀曉嵐先生之門先生負海內文章重望君得所指授學益進一時知名士爭折節行與交既而就婚於蜀甫合巹值賓興之典即治裝辭行舉丙子科京兆試歷十年丙戌會試榜後揀發四川知縣歷署西充東鄉峩眉鄰水四邑皆在川之東北環山糾紛地勢阨塞民復健訟君至令具牒訴者立堂下以次傳訊立剖而遣之塵牘悉清上官嘉其才而以他屬疑案檄委焉會滇省緬匪蠢動官軍進勦檄調鄰省協辦軍需君奉委星馳就道至則經理各路馬政往返逾年授營山縣令未幾 朝命大將軍討金川逆酋君短衣匹馬馳赤日中抵向陽坪為西路進兵要衝飛芻輓粟轉運紛挐其中絕壑懸崖峯迴路斷索橋峭壁難若登天君善為調度安撫周卹夫役數千人咸感悅無一逃亡者即於彼地建坊顏曰邊徼甘棠云顧君之心力由是瘁而疾由是作矣時逆

首為　王師所逐。將帥移營深入。駐阿哈木雅。檄君隨營。事益繁。董君益自勤。勉疾漸劇。軍營罕良醫診治。遂不起。與林塘先生兩世皆負經濟才。未竟其用。而君年僅三十有九。無子。具尤可悲也。夫君在京師凡十年。出遊齊魯。歷三山南海。西入秦。驅馬連雲之棧。已而越荊楚。留巴蜀。走黔滇。足迹幾徧天下。喜為詩。多登臨懷古之作。初識予。酒酣縱談。恨相見晚。醉坐永定橋。戚屬某笑睨其旁。君俟其去。握予手大言曰。若但能作數錢姹女守妻子老牖下耳。出行萬里。肩天下事者。非吾輩而誰。聞者駭以為狂。他日竟酬其言。然君後更多事。彌復溫克持重。與人交。然諾不欺。尤敦孝友之誼。鍾儁好學能文章。兼工法書。每謂予言。皆先兄之教也。嗚呼。此君經濟之所從出。洵無愧門風也矣。以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四日生。其卒也。以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配張孺人。嗣子某。女一。幼未字。君所生也。銘曰。

平生不識馬少游。間關萬里窮遐陬。盤根錯節艱鉅投。稜稜出匣輝純鉤。中道天閼逝不留。招魂蜀棧歸故邱。卜云其吉墓道幽。特書琬石垂千秋。

知新淦縣事沈公墓誌銘

文林郎知新淦縣事沈公之歿也。距今十有三年矣。將葬。孤子梓踵予門言曰。惟子與梓交久。飫聞先子之出處本末。惟是麗牲之石。將以獲諸幽竁。敢請銘。予謝弗獲

辭。按狀。公諱宗湘。字六如。號蕁村。先世為浙江桐鄉人。明季遷吳江縣之小豊村。曾祖某。祖某。皆潛德弗耀。考某國學生。考授州同知。以行誼聞於閭黨。公稟庭訓。克自振厲。補諸生。後聲譽漸起。始遷居邑城。南城中多前明搢紳舊族。以門閥自矜翮。咸懷媢嫉。而公所遷新宅。即售諸某官裔。亡賴子從而媒孽焉。遂控之官。撤其門扉以是挪揄之。未逾年。為雍正乙卯。公登鄉薦。明年乾隆丙辰聯捷成進士。向之挪揄者咸內愧不自安。然公不與校也。既廷試。列二甲。銓注山東禹城縣。遭母喪。未及之任。服闋。簡發江右。授新淦縣。以議刑名事忤上官意。謝病歸。淦人德之。攀轅泣下。謂令長雖瘠。吾民肥矣。莅淦屢三載。善政不勝書。而其大者則在收漕一事。漕之在淦者。每歲額輸四萬餘石。漕船皆泊會城。由縣倉運至省倉。以達於漕。幕友家人。絡繹分布。加以運船之盜竊。旂丁之需索。所用不貲。非浮收餘米。不足庚費。行之數十年。納戶相安。不以為怪。公力持不可。大書揭示倉場。嚴禁胥吏。謂稍有染指。即若輩從而效尤。民之被累。有不勝言者。甯為吾一身累耳。三年中所虧數千金。稱貸不給。至鬻家產以償無怨。嗚呼。瀕江州郡。皆財富畺。筮仕者率以漕多之區為善地。以事上官則秩遷。以贍身家則橐富。然其勢必倒持太阿。授權胥吏。由是土豪市儈。因緣為奸。晉如鼫鼠。惴惴焉。慮有他變。甚或褫冠服。觸刑辟。向所指克。俄焉冰消。吾見亦多矣

以視脫屣五斗。俯仰自如。遺後人以安者。其得失可道里計耶。公內行醇篤。飲人以和。自少以能詩名在新淦。愛其山水之勝。當春秋佳日。聽漱玉坐雲濤。吟嘯其間。書形篇翰。觀者不知為簿書長吏也。丁卯分校鄉闈。得人稱盛。歸里後。應聘主笠澤書院山長。講學論文。娓娓不倦。暇與邑中諸耆舊結歲寒詩會。慕之者指為香山洛社中人。平生著述甚夥。皆手定存稿。臨終舉以付栫。栫泣而志之。藏於家。公生於康熙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歿於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得年八十有二。配顧孺人。先公三年歿。子二。長楓國學生。早卒。次即栫邑庠生。女三。一適國學生宋遠聞。一適貤封奉政大夫刑部陝西司郎中李光運。一適庠生周璪。孫男四。兆熊昌燕保魯雲羹。孫女三。曾孫男一。履蕃。銘曰。

古稱廉吏而不可為而可為兮。載鶴歸來。西江之水清且漪兮。有子象賢。詩書之澤久而垂兮。我銘吉壤。質實不文。無諛詞兮。

五代論

鄒方鍔

或曰五代之君之取天下也皆以武力攻取篡弑刼奪而倖其成功故區區五十餘年更八姓十三君不旋踵覆身亡國豈非得之暴而失之易與顧攷之元明以前有天下者大抵乘機度勢智取術馭而得之非有深仁厚澤涵濡積累自致人心天命之歸者也莊宗手除篡逆復唐社稷其得國於古爲正殆與漢周合符同轍取之誠逆矣然視前此假受禪而盜竊神器者未有以異也乃不旋踵覆身亡國豈惟取之者之不以其道哉夫亦未知所以守之者也漢陸生謂高祖曰陛下以馬上得之甯以馬上治之乎故取天下者嘗以力而其所以守之者則必有深仁厚澤及乎民文章禮樂以漸濡其內政教號令法度紀綱維持防檢於其外譬之作室者厚其基焉度材而任以梁棟焉而後墁瓦甋甎欂櫨榱桷乃得有所施而附之以立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基也政教號令法度紀綱所以撐持天下之具而爲治天下者之梁棟也彼五代之君其日夜計謀思慮一出於詐力攻取之術斬伐誅夷之慘一旦竊神器而有之方以制天下而屈服臣民其道未有以易此而又幸其時稍息奢侈逸欲中於其隱顛倒沈溺習焉而不悔古昔聖王所爲仁義禮樂法度紀綱潰敗澌泯久而有不知其爲何物者如是而欲其不亡也得乎周世宗取淮南定隴蜀復三關幾於

渾一區宇。而議禮定樂。慨然有爲。使天獲永其年。輔之以莊士碩儒。從容討論。斟酌古今。掃除末代之失。而復斯世於唐漢之隆。豈不卓然一代之治哉。乃周臣之列於史者。王朴鄭仁誨扈載三人。其足與議國者。朴一人而已。又不幸不祿。世果無其人耶。抑當日東西征討。干戈未定。雖有其人而未出耶。不然。天將開宋室之治。以世宗之有志焉而不獲佑之耶。嗚呼惜哉。

南唐論

唐亡而史氏遂以天下予梁也。非予梁也。強藩悍鎮。並起交爭。當日之天下。未有所歸。而天下不可一日無所歸也。不得已。擇其地大力強者予之。其後唐晉漢周遞起而遞以予之。猶之予梁也。論者謂五代中原之君。史家所爲正統者。皆起於盜賊篡竊。無足比數。南唐爲憲宗子建王恪後。以南唐爲正統。不猶愈朱溫石敬瑭之流哉。梁於五代之君。罪大惡極。無論矣。唐莊宗之得國。猶以正也。若晉若漢若周。篡弒之罪。誠無可逃。然視昇之所以得國者。有以異耶。其篡同。較以勢力。視彼三君者。則又絀也。顧欲奪之彼。予之此。夫孰得而予之。曰昇爲建王恪後。其帝南唐。猶之昭烈之帝蜀。昭烈雖抑於陳壽。及朱子撰綱目。卒以正統予之。此萬世之公也。漢建安二十五年。獻帝遇弒。凶聞蜀中。昭烈即帝位。正統相承。無可疑者。吳楊氏以唐明宗天成

二年。僭帝號晉天福二年昇始篡楊氏改號南唐其去昭宗之亡蓋三十二年矣彼斥朱温石敬瑭而欲以正統予之者將懸其統於三十二年之久迨昇得國而後予之乎抑於昇得國之始削晉之統以予之乎兩者皆無據也且彼所為正統者其以名耶五代之君未有舉正統以予之者也其以實耶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絕天下之君於數十年之久待其人而予之乃其所予者則又德不足以有天下而力未足以一天下者也其可乎史又云昇自言為憲宗子建王恪後自言云者無攷之辭也昇之果為建王恪後尚未可知顧援以比昭烈謬矣朱子正陳壽之謬以正統予昭烈其於五代則但以甲子紀年後之論者可以折衷矣

靈隱游記

出湧金門泛湖渡金沙港丹楓翠壑盤折紆迴數里至飛來峯巖石特奇而林竹偃覆攢蹙排擠積翠蒼然久之晦暝宿靈隱寺夜大風發西北驟寒質明由玉乳洞南行經茆家埠登丁家山觀蕉石鳴琴處蕉石鳴琴者李公衛之所題也其石巉削狀類芭蕉磴道旁一石卓立如屏號蕉屏李公嘗鳴琴於是故名還食靈隱之東堂明日登蓮花峯憩三生石遂如天竺山之天竺寺由寺左歷磴過友竹菴逾嶺至中印菴遶飛來峯之陰屈折達靈隱由羅漢堂西上登韜光下視江上諸峯出沒雲際飄

渺在有無間。旁有路。達北高峯。暝色西遲。而余力亦不繼。遂返。明日觀魚於玉泉。渡湖食五柳居。登林逋之放鶴亭。背山面湖。猶有老梅數樹。橫敧亭畔。獨不見元鶴振翮時也。時甲申九月十有二日。玆游也。得靈隱詩僧寂善。寂善有道而甚文。字業翁。一字藕涯。

月夜飛來峯游記

月於秋宜。而秋夜之月宜山石。宜淵。宜林。宜僧舍。宜霜鐘。而山石宜穿穴。澗宜流。林宜疎密虧蔽。僧舍宜茶宜琴宜談塵。霜鐘宜遠聽。余以甲申九月十四日。游飛來峯。峯不甚高而巖石特奇。其下曰龍泓澗。瀦為池曰冷泉。構亭其上。冷泉下注。穴石罅出。激激有聲。或流或伏。遠呼猿洞。迤邐而去。山上下林竹蒙冪。涼月瀋瀋。自東峯上。寒光穿漏。碎影䍦褷。同游者三人。佛者一人。各據石臨流坐。人聲間寂。茶煙方裊。援琴而歌。揮塵而嘯。霜楓策策。宿翮驚起。久之。僧舍寒鐘。鏗然振響。不復知身之在塵世間也。

韜光游記

西湖是處多巨竹。其最勝者曰雲棲。曰韜光。雲棲松篁夾道。掩蓋萬千頃。然其徑迤邐而平。韜光歷石級。盤折而上。旁臨淵谷。蒼崖朱檻。高低掩映。視雲棲尤勝。由靈隱

羅漢堂而上。行三四里。達韜光菴。菴後有池曰金蓮。澄泓可鑑毛髮。池上舊有石樓。今建亭其址。為韜光最高處。憑欄寄眺。江湖上下。遠樹寒煙風帆沙鳥。歷歷在几案間。宋之問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蓋謂是也。唐長慶中有蜀僧卓錫於是。工詩。與白樂天友善。號韜光。後人因以名其地云。

龍井游記

宋元豐間有僧辯才者。住風篁嶺之壽聖院。去壽聖院一里。舊有龍井。辯才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有大魚躍水上。觀者異焉。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地遂大顯於時。井圓如月。輪圍之以丈計者得四五。稍上。瀑布從山腹飛注。激射噴薄。有池承其下流。其外有亭有臺有堂。堂有迴廊曲檻。有樓有閣。其祠龍有特室。其石則仆者植者。呀者翼者。竅而穴者。蹲若虎豹。削若劍戟者。怪偉崔崒。不可殫狀。其樹則巨竹千挺。散布巖石間。風日交影。婉約參差。灑灑可掬。西湖園亭以廿計。而游觀之麗。至是而莫有此者焉。余讀秦少游游記。稱茲泉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以推其緒餘。而潤澤萬物。所以頌茲泉之德甚盛。而池臺樓館則概乎未有聞者。今由宋迄今。瀠焉滀焉。曾無以加乎其故。而石泉林壑之美。未嘗不日呈露於耳目之間。其或由是而往。更百年更數十年。一時魁傑雄麗詭異之觀。既已化為灰燼。蕩為邱墟

而茲泉之德之流於無既自若也。以是知物之廢興成毀遷變而不可常者。皆人之爲之。其本乎天地之自然者。亘古迄今。未之有改。獨茲泉也哉。是爲記

雲栖游記

杭州府治東南三十餘里。有山曰五雲山。山之南一里曰雲栖塢。吳越王錢氏建寺號雲栖。宋治平二年。改號栖真。厥後廢興者屢矣。明隆慶間。僧沈宏轉錫於是。嘗有德於其土之民。迺庀材鳩工。葺室居之。復其故曰雲栖寺。寺介兩峯之間。入寺由庖湢右轉。短籬屈折。引而上有亭。亭下有澗。跨澗橫石梁。折而左曰修篁深處。清閟杳渺。偃抑紛離。迥非塵世。余信宿寺中者再。晨起與同游四三人。循行石徑。宿露初收朝暾欲上。幽篁密樾。溼翠交橫。而林麓間鳥音下上。嘹嚦間關可喜。於斯時也。心恬形釋。萬化合併。飄飄乎乘雲馭風而與造物者游乎。乃爲歌曰。有濟其雲兮山之巔。回翔而下集兮。其去具旋。長吟兮遠眺。藉草兮雲眠。拾松枝兮巖岫。煮白石兮清泉。瀯容與兮徙倚。除穢累兮世牽。仙乎仙乎彼無懷與葛天兮。將把袂乎此間。

孤山路經游記

由錢塘江西上。登開化寺。寺在月輪峯。峯頂面大江。隔岸越山。攢蹙累積。隱隱浮秀。行半里許。折而右。渡九溪十八澗。奇峯屏列左右。中通一徑。沙水紆折。縈流澗[illegible]。都

藝茶九十月交花香狼藉憩理安寺酌法雨泉躑躅而不能去又西北過楊梅嶺至水樂洞五代錢氏時為淨化院歲久蕪廢賈似道以厚直得之疏壑導源泉流復故其名之者照寗太守鄭獬也又西北至陶莊登流觀亭由陶莊還湖上過六橋至汪氏園所為小有天園也開化寺至此凡二十里九溪十八澗山水尤奇勝云

紫雲洞游記

紫雲洞在栖霞嶺由岳忠武墓曲折循山逕凡三四里達洞口盤折而下其高十仞深數十仞偃蓋谽谺虛渺凝蕩窅然冷然嶺上下多石洞其得名者曰栖霞曰金鼓曰黃龍曰蝙蝠與紫雲而五蝙蝠逼窄草樹縱横交洞口雖好游者不得至其得至而游者卒幽寂可喜而紫雲最奇當五六月間空翠澄鮮苔痕滿壁涼風乍至心骨雙清而仰視石隙藹藹浮秀按圖紀如栖霞如金鼓黃龍蝙蝠皆得詳其所以名之義獨紫雲無所攷不知名之所自起或曰洞居嶺上為煙雲之所出没故名或曰其石紫其紆餘窈渺縈繚而蜿蜒蓋有類乎雲者故名

太倉州鐘樓銅鐘記　　王鳴韶

凡物之堅而壽者。莫逾於金石矣。自周秦至今。碑碣之石。間有存者。若鐘鏞之屬。則唐宋所鑄今已罕見。豈至壽者反或不壽與。且古之有鐘。所以紀勳績銘功德也。魏晉以降。宗廟之制既不行於卿大夫。其有功業者。無復廟器之錫。吾不知始於何時。而甬衡旋幹之制。率視為浮屠氏考擊之用。非吾儒所及知者。不亦古今之大升降乎哉。第浮屠之宮。自宜壽之愈久。何以三五百年前之器。惟山水阻密之地。僅存一二。若城府之內。遊迹所熟。經耳目所習見。率多寥寥者何耶。蓋鐘之為器龐鉅。按羅珍玩者不顧也。而人或利其金以改鑄他器。則其幸而存於今者。洵難得而可貴也矣。太倉城東南隅有鐘樓焉。基構崇傑。尊嚴固安。其鐘乃元仁宗延祐四年十月。朝列大夫知崑山州兼勸農事王安貞為海甯寺鑄。翰林國史院編修章嘉撰銘。鐘身高八尺。圍徑如之。上為雲雷之象。中勒銘詞。并僚佐姓名。自安貞而外。有曰武略將軍崑山州達魯花赤槊羅不花。有曰進義都尉州同知金哈答。有曰儒林郎州同知虎都。別有曰忠翊校尉州判劉康。有曰承事郎州判康鄰。下列散員之名。不能盡憶。向聞海甯寺有鐵鍋一。相傳為煮海運舟纜之器。今在寺中。鐘則不知何時移置於此。當元延祐之初。崑山州治。在今太倉治所。鐘之鑄也。實當其時。修志乘者。僅列安

貞之名。而槊羅不花等闕焉。幸此鐘之存。可以考而知也。然則金石之遺文。顧可忽乎哉。乾隆三十一年春。余與張子僊若步青皋。尋舊迹。相與摩挲欣誦。如空山獨行而猝遇良友。得不愉快矣乎。竊異此習見之處。乘軒輿而來遊者。日凡幾輩。獨無如吾兩人者。拂拭而考證焉。夫亦第知樽俎之近玩。而不察金石之可通於史傳者與

信陵君救趙論

錢維喬

事有於理似正。於計則非者。不可以責古人。信陵君竊符救趙。史遷揚詡其事。吾鄉荊川先生作論罪之。以為信陵知有趙不知有魏。魏人知有信陵不知有王。失君臣之分。于春秋之法。嗟乎。此深文非當日事勢也。夫趙為魏障。魏為列國障。救趙安魏以固六國。此一舉也。非得已者。令趙非婚姻國。猶當朝聞夕發。如不及赴。夫趙之請救也。數遣魏王及公子書。非不知有王。且公子姊。即王姊也。今曰徒知有婚姻耳。將以婚姻故而反棄之耶。抑婚姻固公子私戚。而趙為公子私交耶。公子之度於形勢也審矣。安危所關。安知救趙而他國必不救。果爾何以為賢公子。且夫公子非必欲自將救趙也。當時晉鄙已將十萬軍在鄴。誠一出師。諸侯必應。力足以解趙圍。魏王觀望。未知脣齒之勢。徒怯秦耳。公子數請於王。安知不指斥利害。慷慨涕泣於王前哉。追賓客辨士說王萬端。而王卒不聽。謀亦盡矣。力亦窮矣。區區如姬一女子。侯生一監門賤者。顧能得之於王哉。且侯生智士。觀其策公子至矣。兵符重物。而逆知姬之必能為公子盜得符矣。又逆知晉鄙之必疑不授兵。而使朱亥擊之。其若指掌。計出萬全。令公子不必出此。而可以得軍救趙。豈必陰謀閨闥之中。殺人大將。疏人骨肉。為此危奇之策哉。夫安釐非不能用公子。為其賢能忌之耳。諸侯以公子故。不敢

加兵謀魏者十餘年。公子之重魏明矣。一矯符踐義。在外十年不敢歸。何惡之極也。非迫於秦患。公子終不得歸矣。且夫秦并天下。所患者惟韓與魏。以二國塞其衝也。先是安釐將與秦攻韓。公子極諫。謂宜存韓安魏。以利天下。此大策也。其歷指六國危亡先後形勢得失。洞若觀火。卒之決滎澤灌大梁。魏之亡果如所料。當時明練事勢。才足禦敵。孰有如公子者哉。設早從公子謀。聯楚越固韓魏。爲天下雁行頓刃。使秦近無與交。遠不得攻。然後各出銳師以疲之。俾之自救不暇。何至浸淫蠶食天下。竟拱手而西嚮哉。此不能用。坐使韓失上黨。三晉勢危。長平一敗。趙幾亡滅。十年之中。割地拔城。秦益得逞。然而公子一將。則猶破河外。走蒙驁。追奔逐北。五國響應。直抵函谷關。秦不敢出。嗚呼。秦不深畏公子。不萬金行反間。安釐不聽讒言。則公子終爲合從長。魏亦不亡。豈非天哉。吾觀公子眞霸才也。將殺晉鄙而泣。吾知其仁。欲以死殉趙。吾知其義。將諸侯兵破大敵。吾知其勇。謝病飲酒。明哲保身。吾知其智。屢得士於隱約。吾知其好賢。辭五城。吾知其不伐。納毛薛之言。吾知其從諫如不及。軍中一令。選兵八萬。此必勝之師。勾踐所以霸越也。吾知其精於兵法。是豈三公子所可髣髴哉。漢有武侯。後主父事之。保蜀者四十年。秦有景略。宗戚舊臣不能間。符堅敢太子等曰。事王公當如事我。卒能滅燕稱霸。是故國無能臣。雖太阿獨持。無補危亂。

若其臣可大任矣。必寵之重望。使得立威。斯足以鎭內勢。却外患。自古非英主以上。苟得一二賢將相。舉國授之。以爲長城之倚。雖孱弱往往猶以自存。吾所責於安釐者。不能引信陵爲重。未竟其略。如趙失廉頗。燕亡樂毅。卒至敗亡。而反罪王爲失權公子爲植黨。何哉。

水明樓記

水明樓在城東雨香庵之東偏。余去秋來如臯。僑寓於此。吟嘯者累月焉。樓三楹面西。繚以赤闌。俯臨洗鉢池。池故宋時尊宿洗鉢於此。因名。澄波粼粼。一望浩淼。樓外疎柳數株。移移臥水者二。其南密樹中。斷虹半出。時見人影。其與樓對峙者。水檻數椽。屋後高木森鬱。今爲范氏別業。其東北修竹數百竿。中雜舍宇。爲石氏別業。周遭皆葭菼披拂。隨風蕭瑟。每靜夜月生。波光雲影。空明相映。故曰水明。蓋是即辟疆先生水繪園故址矣。水繪園者。以此水名也。方辟疆存時。左右數十畝。皆園地。先生好賓客。嗜文酒。四方之士來歸者。悉假館焉。吾鄉陳檢討其年。寓此最久。是時辟疆以名公子。跌宕聲氣。極臺榭花鳥之勝。性豪放。家有聲伎。客至輒張羅。揄奏絲管。酣呼竟夕。即有緩急。時復解橐贈之。無德色。以故天下名士樂從之遊。固一時之盛也。不及百年。而風流消歇。瓜分豆剖。此樓乃巋然僅存。當時臨流修禊。觴詠賦詩。徘徊而

相賞者。非此乎。琴尊劍帙。舞裙歌扇。婆娑顧盼於其濱者。非此乎。求所謂鶴嶼壺猶小三吾月魚基諸勝。邈不可得。蓋及見者罕矣。嗟乎。將人不足以久地耶。地不足以久人耶。抑池亭草木之遷。固有盛衰而不可繼耶。夫古今遠矣。唯文人學士之筆足以傳物於不朽。山川雖美。無歌賦以播之。則不彰。今即數畝池荒涼寥寂。猶想見公子之餘韻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安知異日登斯樓者。撫舊題俯空碧。不又有如余之感慨振觸懷辟疆諸君者乎。

候選教諭呂君傳

君姓呂氏。名景尚。字文載。號偶漁。宋春然先生二十世孫也。父梧岡。君名鳳來。績學未遇。君總角承庭訓。即有文名。應邑試。兩冠童子軍。二十八而補弟子員。由食餼貢成均。五十七而登賢書。嘉慶六年會試後。大挑舉人。列二等。以教諭用。歸里病卒。年六十有六。此君出處之大畧也。梧岡君耄而好學。八十餘視聽不衰。然甘澹泊。君先意承志。日則供滫瀡。夕必侍寢。輒舉某書某句請問。伺倦乃退。母孫孺人慈而有禮。尤鍾愛君。君既以饑驅出游。不及視殮。為終身憾。晚又失怙。哀慕益不自已。遂留意青烏家言。日夜搜討。頗有悟解。每操小舟。或徒步走數十里。以相原隰。往往腹枵足繭。不言疲。有阻之者。嗇曰。親沒而事親之道無可追。惟此數丈土所以求沒寗者。而

敢不盡心焉迨得吉壤復手鑿貞石以銘先人而君亦隨卒盡心力於是交瘁矣此君之孝也君以父為師中年後躬自教弟弟亦學成能筆耕四方君千里馳書必以文行相勗所以護其室者有無罔勉興已同有妹既嫁常迎承老人歡而庀其家事以是骨月敦洽均無間言此君之友也呂氏族蕃梧岡君支出二分未有專祠恒慨然念之會修家乘君體父志既司分校勞復偕從父兄經營祠宇殫力落成於是二分子孫歲時獲展祀所此君之敬宗收族也君性慷直不設城府遇是非侃侃無少婞阿而處事精詳親故閒有所誣謗必為之反覆籌度至忘寢饋得當乃已若身共其休戚者嘗假館浙東西逾歲主人輒不忍離予令句甬六年君相佐主畫諾公私鉅細諮度咸宜此君之為人謀而忠也君困躓場屋以其才識如是而頭銜僅得學博壽未及杖國咸以為惜嗟乎人貴大行無媿耳區區浮榮曷重焉君持己以儉而遇事過耗其神明然身所當為者賴以迄底於成不留遺憾視彼耽豢養竊景浮湛無所樹立者相去為何如哉君娶楊氏無子以弟夢炎子鵬瑞為嗣予知君最深於其殁也不敢有所溢美而為之傳以備尚論者采擇其系詳裘所撰梧岡君誌銘不贅

國子監學正董君墓誌銘

吾郡有道君子董君既殁之十有一年。其子培將葬君於黃塘鄉廟灣先塋。乞銘於予。予與君爲忘年交。二十餘載。知其品槪。不敢以不文辭。案狀君諱達存。字華星。號丙齋。先世自教授公博古官於毘陵。因家焉。十二世祖聖臣。官浙江布政使。曾祖質。明季郡庠生。值國變。不食七日死。祖廷授。父位中。皆以儒行聞。母謝太孺人。生二子。長即君也。君幼而穎異。七歲就外塾。矢口成文。師奇之。長遊同邑蔣濟航先生門。先生故以古文名於世者也。君盡得其學。家故貧。且體羸多病。而刻苦自厲。不間寒暑。爲文肆力於蘇長公。旁及聲歌駢偶之作。罔不操觚立就。旋補博士弟子員。中乾隆庚午科舉人。登壬申科進士。授國子監學正。君澹於仕進。以太孺人齒高。遂請終養歸里。晨夕奉侍袵席膳飲。恆自躬親。太孺人壽九十六而卒。君哀慕如嬰兒焉。君學問該博。家傳青囊書。少即有神解。後出遊。復獲異人授。凡形家日者星角壬遁諸術。無不洞達其奧。然頗自祕。惟以相宅墓。請者率應之。所至爲人審決衰王。更易向背。克期輒有神驗。以此名日隆。東南自大府以下。每營廨宇。必得君一臨相度爲幸。所聘遺亦不貲。而君受之灑然。行橐及家。未嘗自潤。購吉壤爲先人改葬。建宗祠。置田百畝。以供歲時祭饗。族黨有貧不克葬不克嫁娶者。咸傾囊助之。所居數椽。僅蔽風雨。冬夏衣故裘葛。塵垢色黦。弗厭也。會郡東郊欲建普濟堂。贍老疾之無依者。久未

經始。君慨然獨捐千金倡之。乃得集事。樹屋四十楹。儲給廪餼。至今全活者無算。嗟乎。素封之家。出所餘以利人。躊躇多寡。猶有難色。君乃以勤勞所積。輸中人之產如鴻毛。好行其德。非天性然哉。君藹易近人。而遇所不可。夷然弗屑。里居為當道所傾重。然非公不至。絕無請託。嘗有淮陰鹺賈。具重幣延君。中道忽不就。單車徑走二千里外。為故人卜兆域。以踐宿諾。飄然而返。其孤介蓋如此。夫趨吉避凶。以前民用。亦聖人之道也。古之擅藝術者。如郭璞顧歡徐伯珍柳世隆諸人。事見傳記。宋儒若邵子精先天數。朱子通曉堪輿。然諸賢皆不得列之方技。良以人品有重輕。未可表偏長而晦全行也。故予所知君之軼事。靈奇頗多。概不書。君生於康熙四十二年。卒於乾隆四十八年。壽八十有一。原配張孺人。次配高孺人。皆早歿。次配今謝孺人。君無子。以族子培嗣。娶楊氏。孫一。得桂。女一。適太學生汪文耀。銘曰。

庚泥得泉。論始管子。乘勝居隩。五行至理。術以道著。上符陰陽。凡所斡旋。逢吉康彊。廣廈鱗鱗。哀煢延景。仁被於鄉。尸祝宜永。佳城蔚然。千載宅魄。餘澤後人。以報爾德

遊銅瓦寺記　　張九鉞

出滇城東郊。循盤龍江東北行。平田綺錯。殘栁虧映。至小村。策蹇亂流以渡。十里而遥。爲鸜鵒山。或曰山形如鸜鵒。故名。或曰以產鸜鵒。山崒然起於蒼莽之中。北控陸商。南蹋金馬。與玉案碧雞爭雄長。若狎齊盟然。未至里許。旭日晃瀁。金光赩奕。射山谷欲動。僕夫指曰。此銅瓦寺也。由山南折西北麓。絕壁傑立數千仞。黯黮無寸膚。怪石如獅象。上下猙逐。欲噬人。左崖懸一綫石闕。曰一天門。磴而上。踵頂摩錯。老樹怪竹。轇轕森映。凡三百餘磴。得二天門。欲少憩壁下。橫風衝突。萬馬奔蹴。黝然虛黑。不敢駐足。又歷四五百磴。闃然谽谺。仰見白日。曰三天門。平地二百畝。太和宮峙焉。宮勢瑰麗。周廊層阿。絕頂翼然聳出。則銅瓦寺也。寺祀真武。自神像侍從龜蛇及牆柱簾檻几席階堿瓴甋之屬。皆範銅爲之。階下銅幡竿十餘丈。亭亭特立。讀舊碑。爲明初建。以山似均州太和。建宮於上。爲祈禱所。不載銅瓦之始。道士出迎。年九十餘。詢云吳逆踞滇時所易。嘗怪古姦雄僭竊之徒。誅求殺戮。草菅人命。懼天降罰。乃遁於浮屠老子之教。斬山以爲窟。範金以爲像。九層之臺。黃金之液。曾不之惜。如魏太武唐武后之金佛。劉鋹之鐵塔。楊吳之大鐵鑪。莫可枚舉。吳逆以釜底游魂。拒命抗詔。鯨呿豨突。剉人如羊豕。而莊頭之箕斂。彝漢之科派。剝二十四郡之脂膏以飽慾壑

天怒人怨莫此為尤而崇鬼神之宮範銅至五百餘萬之多為前古所未有曰率偽屬熏拜諷誦自謂可以欺天邀神不知 王師一至草薙禽獮雖銅城鐵壘立見銷灼向之金題玉楹蕩然無復灰煙嗚呼彼侈泰以祈福也何為者哉何為者哉存而不燬非獨彰 國家威德之遠亦使千古之悖逆者有所懾道士飯余松棚下俯視西南諸山夕陽動盪雲壓歸鳥之背滇海風帆點綴胸次心殊樂之乞取敗帚掃廊壁紀遊之年月迺去

乾溪洞記

辰陽以西山益峻石益詭最雄譎曰乾溪洞溪出辰谿縣西南勢迅悍洞承其下流傳深窈莫測行十餘里忽徹朗容萬人牀屋竈臼咸具滇叛時土人裹十旬糧避於此後洞在洪江滸溪水所由入沅也遊以四月望同行十餘人午食乾溪堡望峯如覆釜左右兩阜夾翼阜巔各峙一亭行小徑里許登左峯亭下瞰斒駁禁削水石隱轔駭心目樵人遙指黝然伏者洞也强其導遊以無徑辭皆跛循亭上余憤然曰吾必窮其奇循崖纖折下彳亍不及踵三之一斷處緶藤蘿以身為缾罌擲而下磴然墮巖沚顧同游者止四人躡大石韋緣猱躍高者獅蹲低者象濮浮者龜狀怒者熊鬪覆之震眩欲飛去過兩石虎牙對向各長五六丈銳其末不受趾以手為蹠乃達

最後匍匐穿一穴。則以腹爲趾。怒流轟雷聲霆。不得逞。徐轉轂行。若與之鬭而勝者相與噪笑。乃得平石。縱五畝。旁爲車箱。東流狀其底。少憩焉。仰望洞門厚谿。橫七八十丈。高三倍之。石如積布壘餅。撐羅旋轉。夭蟜飄忽。怪樹壽竹。穿疏筋突骨中。垂下入洞豁。反平行。沙軟苔碧。向之黝然者。城郭堂皇。紫青綠白。可張石家錦步障。石乳溶溶滴。虬鳳蟠攫。閃閃欲動。斜陽倒射。光彩映人面。作五色。沿溪入。左右石乳奮立成鐘鼓獅象形。殊壯詭。漸昏黑。怪風衝襲。作鹹鵑叫。行十數步。溪水忽聲入小潭。鏗鍧發大聲。聞怪蛇啼。懼而出。邑志云。有別徑緣潭行十餘里。乃得容萬人處。惜無炬不可入。相與悵然。攀石筍亭小徑而上。視东稍夸。歸驛館。則月上矣。迺援筆記之。同遊者。彭正之。如之。彭氏僕李湘。余僕魏貴。

遊楊歷嶺記

出南雄城二十里。矗立雲表者。曰楊歷嶺。志載漢樓船將軍楊僕駐師於此。故名。考秦立五嶺。戍梅鋗屯臺嶺。又曰臺關。封臺侯。其將庾勝亦戍此。始號庾嶺。嶺路在今張文獻公新關路之西二十餘里。石磴巉巖。一綫猶懸。樓船師下湞水。由茲道無疑丁酉三月朔。余往遊焉。未至五里。澗流奔瀉。有桃花片片出。風泉交響。心樂之。轉小峯。由石橋渡澗。從左厂拾級上。入龍祠。祠嵌澗壁。竹木半拂煙翠。彳亍行。飛廊曲檻

皆懸淵中。洞駴不可俯視。巖窿其腹。可受百人。泉從頂兩道下。絲飛珠濺。映日成紅雪。僧房冰簾中。柚花覆焉。鐘魚之音冷然。寒綠淵中。石龍昂其首。聞瀑數壞祠。有形家斂僧於龍項。鑿銀鐺作鎖狀。乃止。繁花雜遝。幽禽對聒。亦神棲地也。樓船與伏波同討南越。其陷尋陜。破石門。縱呂嘉之衆。以待伏波。其功不可謂細。迺殺降燒城。越人不附。歸命伏波。誦功德。廟食千載。樓船姓名。問之土人。無能舉之者。仁與暴異也。擊東越。征朝鮮。功名卒不終。宜哉。然今所歷之地。巖泉淵石。作弓刀鐵馬聲。其英氣得毋猶有存焉者耶。飯僧寺。畢援筆記之。匪獨志泉壑之美。亦為古名將不善居功者惜也。

崇安寺六朝松記

走中州千餘里。厥木惟栝柏。上羊腸坂。躋太行之巔。始見松。太行之松。秀挺巖谷。最奇偉者。陵川城北崇安寺六朝松。出樓鳳雲。遙望白雲中。濃翠浮空者是也。門人熊子東川館予寺中。寺崇構麗彩。甲上黨。松覆其上。志載隋開皇間建。唐曰丈八佛寺。元易今名。松為隋時物無疑。高不可尋丈計。仰視虬枝挐攫。如從谷底望嶺頭。翠蓋蒼旗。飄渺元灝。日月星斗。行宿其內。抱可五六人。龍鱗銅甲。荒唐斑駁黝鱗蜿蜿欲動。崔伯易賦其大敵牛。恐未見此。根穿峻坂下。深無底。螻蟻不敢窟。聞有東西二株。

明神宗時。東者風雷徙去。寺僧補種。今已二百年。尚未及腰膂。予所見六朝松有名者。長沙嶽麓寺。京都慈仁寺。金陵吳氏園。此為岱長庚賦五言古詩。有獨對丈八佛。橫撐尺五天句。熊子歎為工切。松前為古陵樓。陵川春秋陵子壽胡國。故以名樓。高瞰城堞。脊吻尚伏松下。樓前左坂有大堆曰石勒墓。史載勒死。柩夜出。潛瘞山谷間。效尉陀故智。或曰真墓在今佛座下。前代修寺欲掘之。聞怪聲發乃止。松疑其墓樹。似後趙時植。予謂勒以梟雄之魁。翦刈晉室。吞王彌。滅劉曜。虎踞二十四郡。其號聲戾氣。為炎風。為暴雨。為怪樹石。為惡獸。理或有之。若茲松則非良臣碩輔端人正士。老佛癯仙。無可比擬。肯為羯奴守義道。使鬼作憑依耶。不足信。曰布几簟。聽濤聲高低。贈答鐘磬笙竽。爽心愜慮。尤於朝陽夜月為宜。忘身在羈旅。居頃之。熊子以高寒移余居城中郝文忠公祠。猶時時來樹下。晤對摩撫。如訪良友焉。嗟乎。嶽麓慈仁諸松。皆賴騷客詠歌傳於世。茲松產絕陘。遊屐罕至。世無知之者。然則士之懷貞抱亮。羞與桃李為羣。君相所未知。選舉所未及。徒自偃蹇於荒巖邃壑中。老而不悔者。豈少也哉。物有待而興。惜予非其人也。

韓江樓記

韓江受梅循汀三州之水。沆漭瀰湃。至潮郡城北。遇於金山。旋轉其麓。匯為深潭。迴

折而東抱郡趨海。郡南大野連海。一望無際。獨金山麓石壁排聳。秀削天半。懸崖俯流。為寺觀石欄凭焉。游人率徙倚不能去。長壽庵者。舊有小樓。窗楹狹隘。大樹交翳其前。觀察康公泊止。喟然歎曰。是烏足收江山之勝。捐俸購大木。拓而新之。跨庵脊。高踞樹上。後為堂。前出月臺。飛臨碕峯。足支胡牀。倚隱几以延眺。於是山之修眉連蜷者。若可擷以手。江之文錦瀠洄者。若可濯以足。潭之渟膏蓄黛者。若可掬以掌。風帆沙鳥寺塢村市。若可張為圖而置之座。公曰。是宜名韓江樓。樓西青天白日巖首冠以亭。曰迴瀾。架飛閣曲折通焉。行者入乎雲中。緣至亭。若踏巨鼇背。濆瀠江濤動駭心目。徐而安之。亭後石壁玲瓏畢露。疏花藤竹。穿嵌筋骨中。城之緣金山頂而上者。薜荔衣焉。如青玉屏環擁。令人不復思游鳳凰臺。樓成。公奉檄之羊城。未及讌賞。初夏。參軍深州田君攜榼邀余登焉。長空洗鏡。百里一碧。萬象羅列。皆在其下。有與造物者游之想。樓下江心。有泉甘冽。潮人鬬茶者。皆汲取於此。田君命童斟泉。向僧借茶具。烹活水。余與田君坐亭中。俟之。茗熟歠畢。將布席臺上。忽韓山生微雲一點。金蛇掣空。劃江而入。暴雷輥然。奮擊若電引之。自江底出者。黯雲四合。橫風接樓。山木叫號。雨馳江至。從簷瓦臺檻瀉下。如銀河奔灑。濺珠碎玉。風中襲之。有萬馬喧豗聲。余與田君擊節浩歌以當之。雨止。雲帶環山。其長亘海。斜陽激射。蔡家圍市。得微

煙繡之。皆成金紫色。布席豪飲坐待月上。林壑蒼茫。江波瀲灔。漁歌棹謳。又如在瀟湘洞庭間也。余語田君世間山水。皆可成蓬萊方壺。槪特無巨手慧心人爲經營布置之耳。觀察公爲是樓也。以僻收曠。因險出奇。順其自然。極人巧天工之勝。而未嘗一日享之。余與君觴此頃刻而收四時之景。其遇可不謂神焉。恐此樂之不可再也。而爲文以紀之。

束鹿縣新築護城隄記

束鹿與深州鉅鹿甯晉。皆禹貢大陸澤地。大河故道所經。禹平滹水。民始得耕種。所謂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是也。漢元光三年。河徙頓邱。決瓠子。後日南徙。惟滹沱一河行焉。大陸地益高廣。輪數百里。因州縣其地。束鹿曰鄡縣。光武擊銅馬於此縣。達下博。沃野墳衍。博大爽塏。雄於河朔。開元明以來。俗益饒。世家大族。多土木相競。市肆貨場商賈駢坒。以鬭雞走狗爲雄。桃李之華。環三十里。春時金犢油壁。珊鞍繡韉。學童冶女。妓服鬬鬟。挾瑟鳴箏。相望於道。自滹沱流悍倍昔。天啟年間。決晉州東徙。城圮於水。廬舍蕩然。民無奠所。於是謀還於舊城東南小集。去深州界五里。土重他處可城。卜諸神曰吉。遂築新城。即今束鹿治也。然去滹沱尚近。每當夏秋之交。積霖怒漲。穿恆挐衛。雷掀電擊。碕岸𡍼圻。城民洶洶。鼂鼂旦夕。汀州李侯至。周覽城原。瞿然

曰。積薪厝火。古人所戒。燕雀處堂。其可弗慎。今治邑之急。莫隄若。是年麥歉收。民艱於食。侯曰不可以勞。其少待明年穀順成。侯乃聚搢紳耆老。謀於庭。咸踴躍曰。如公教。侯倡捐金若干。士民佽助若干。以材來者。以土來者。以工來者。皆惡力不出於己。以貽侯憂。擇謹愿者董其事。侯往來慰勞如家人。兩月而工畢。試以錐不可入。隄起城南迤西。抵西北枯河岡。計二千丈有奇。是年滹沱漲。至隄下逡巡引去。侯益植柳數萬株以固之。今河且徙西南。隄益闊。柳益繁。登隄而望。烟雲金碧。蒼莽魁雄。仍具河朔盛時氣象。客遊者樂焉。余謂李侯為政。可謂知所急務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古訓也。記之使知河朔之盛衰。視乎人。視乎政。

洋和尚傳

洋和尚。南豐瑤坪村人。姓曾氏。名不傳。人以其兩目巉綠睛。頂髮禿。但呼洋和尚云。年十五。為邊將所掠。負軍裝出入塞上。壯遂趫勇雄其曹。能馳驏馬。挽強弓。左右射。聞吳三桂叛。南方騷然。潛脫身歸里。聚子弟之壯捷者。陰部勒之。教步武擊刺。尤有智能料時變。知耿精忠必叛。叛必遣賊由汀州窺南豐。趨江西。而金聲桓變後。建昌諸營兵力弱不可恃。謀築砦保鄉民。先挫賊銳。得三百餘人。椎牛軍山神廟。瀝酒歃血。慷慨諭大義。綠睛光閃閃。衆感泣。怒憤願効死力。仰見神面微赬。衆喜曰神助我

神助我軍山者。南豐邑之鎮山也。高聳天表。村距山近。多詭巉奇石。上有天生城櫓可砦。其最險者曰虎頭砦。多石屋。可容千餘人。南僅梯一線。如穴縋之上。塞一石可限萬夫。足砦兩翼可出守。望洋和尚笑曰。天險賜我。賊不足禦也。乃聚糗糧。厲器械備井竈。陂瀑泉流。指畫戰守計。從閭村民居其上。寄語城中人。爾第固守。吾必盡剿之砦下。已而賊前鋒果至。先是洋和尚勇聞江閩間。賊計啗以官作鄉導。及至仰望砦形猙惡。斗絕如虎牙。下臨四壁。皆欲攫人。猿猱無敢踰。旌幟鉦鼓殊森嚴。賊既膽讋。雲梯呂公車不可試。砦中飛石標弩如雨下。擊殺賊數百人。賊怒。毀村屋林薪其下。思燔砦。而石壁皆含泉脈。天生滋潤。水恆淋淋滴。火不能爇。賊計窮。請其渠曰。砦險而固。破不易。盍棄之而趨建昌。渠曰。不可。建昌有官兵在。吾戰則洋和尚必躡吾後。背腹受敵。危矣。以一月糧攻之。必殘。然後西出耳。遂摳塹守之。乘間出他村焚掠洋和尚佯與衆日歌飲。候賊少怠。率死士二百餘。從他險縋而下。直斫賊營。砦上婦女各擊銅罍助鉦鼓。聲撼天地。石泉風樹皆震嘯。若萬騎下。賊駭懼不知所為。自踐踏。戮之過半。洋和尚斬其渠頭。大呼鼠輩敢辱吾刃。令汝耿逆戴其頭來。既歸砦。謂其衆曰。小勝勿驕。賊必悉精銳來。吾糧僅足支一月耳。密遣健足齎血詞。間道赴省城告急。十餘日。偽帥李以大軍繼。洋和尚預設伏。磨刀渡左崖穴。候賊半渡。標弩突

發射殺前隊數將賊駭多墮盱江死氣為奪指砦切齒罵曰吾不血此砦臨洋和尚肉喂犬誓不生遂掘長塹築高壘待砦糧盡迺屠之洋和尚每出奇計射賊相持三十餘日賊不能動纖毫而江西大營援兵至僞帥迎戰南豐東郊官兵陣稍動洋和尚盡其衆下砦奮力夾斫之賊大敗遁歸汀州南豐以全帥召洋和尚至給牛酒慰勞曰使江西半壁不動者汝功也將奏諸　朝予以官洋和尚叩首固辭帥曰義士義士即百年後汝鄉人當祀之祀厚予白金彩繒洋和尚盡散之鄉人葺破廬安生業矣乃日與其徒短衣草屨漁釣射獵為樂春秋佳日擊鮮提瓮登舊砦狂呼酣飲每自詡曰吾能用鄉人道遙四十餘年歿壽八十鄉人憶帥言塑其像釐而鑴祀諸社歲旱以簫鼓彩幟舁行墟市中呼曰洋和尚來洋和尚來天果雨

張子曰余令南豐嘗以公事往來砦下周覩形勢問守禦處壯哉南豐民好義而勇有緩急可用洋和尚能以智謀教之三百人勝三千人可不謂名將材興保鄉而不尸其功又與程靈洗異矣曾氏處士名章緯者亦奇男子語余洋和尚終身無妻子老猶自製竹扇易錢沽酒醉作擘窠草書甚怪也

順德節孝婦黃氏傳

順德縣倫教村婦黃氏年十九而嫁夫性憨為人佐剌船與乙角戲乙失足溺死法

論抵。減死戍貴定。官符下。妻免。僉婦撫膺呼曰。妻從夫義也。焉有官府而陷人不義者。不聽。從。吾當自刎其頸。譁諸縣門。官改容。增婦名。遂盡鬻嫁時物奉舅姑。自製竹檐椅具。隨夫行。黔去粵四千餘里。有九谿七盤之險。夫中途患痢劇。婦侍湯藥。滌帚牏。拭拳梏。掖之行。遇險則以身負。兩公人聳敬不忍促。資罄。沿村唱勸孝順木魚歌。貸錢易肉食。奉其夫。木魚歌者。粵廣土音也。聞者酸楚。爭醵錢以贍。夫病尋瘳。達戍所。居十七年。生一子二女。而夫歿。初婦私具邀　恩赦。奉夫歸。及死。聞舅姑尚在。急以負夫骨歸詣縣請。據例戍所死。即瘞其地。不聽。返。婦擊而踞縣門。顙連連觸地。血流被面。伺官出入。輒哀籲。凡二十餘日。官讚曰。剛哉婦。吾當成其義。力白上司。得報可。婦即日懷牒文。裹夫骨負於背。筥置小兒女。身行。長女嫁農家子者。牽裾泣。揮之不顧。時黔東多虎患。白晝出官道傷多人。捕之不息。而俗禁骨殖不許入旅店。婦日汲澗水。燒松枝以爨。夜宿古廟。踞虎所殘人骨血狼藉中。昂然不少動。路人爭呼好勇婦。好勇婦。竟歸。倫敎村。婦齒既長。面黧黑醜惡。又語雜羅施音。鄰里駭為鬼。各走避。忽野外有老叟熟視之曰。兒歸耶。指道旁纍纍而翁冢也。而姑僵牆陰。不食已一日。婦奔至牆陰。得姑。兩目眵暗尫甚。婦引其手捫裹中骨及筥中兒女。姑抱而咽。婦大號。筥中兒女亦號。聲震林木。風起。鳥皆悲鳴。鄰里稍稍來。始奉姑僦屋以居。順

德人士以其事入詩社賦者多至五六百首讀者為泣下羊城馮孝廉公𠋣者勇義人也聞其貧無以贍姑走告同儕炎日中髯張目如炬五日而斂番鏹三百枚使授婦有敝廬薄田矣而順德李侯鈊其允人士請給匾曰節孝含辛導鼓樂旗幟金字大書周子寬之妻節孝黃氏旌其門人遂名其詩曰含辛集婦入黔十九年而歸人咸呼之曰女蘇武云

偃師楊烈女傳

偃師女楊氏父為縣廐卒母與兄皆歿依嫠嫂以居字李恆子嫁有日矣一日大雪嫂歸甯遺女獨居鄰屠蕭諒兇暴無行素豔女色瞯知嫂出挾刀踰牆排闥入女坐燈下罵曰汝何人敢黃夜入吾家屠出刀恐之掣其衣女左手牢持衣帶而以右手奪屠刀叫罵益厲屠知不可犯大憤以刀斷其頭並截右手五指身仰地霍霍躍屠懼越牆去父眠廐中忽聞窗外女聲連呼蕭諒殺我大駭起城門久扃父歸踰城濠深積雪不敢躍若有擁之下者抵室女屍橫室中頭及五指在地左手猶牢持衣帶不可解號諸鄰逐雪中血跡入屠家得血衣及刀羣縶屠訴於縣官至驗視女左手衣帶乃解鞫屠屠作女言盡吐狀下獄中獄未上屠侯守憪雉經死官竟從吏言寢其事女葬隄兒頭洛水流經墓前每旋轉作悲咽聲四十餘年矣會

天子登極。詔直省大吏搜遺行。襄城李緝者。以明經任縣訓導。廉知女烈。欲上其事。商諸令。令以伊父死無實證。且年久。執不可。緝憤怒。自臚女死狀。懷牒赴大梁訢河東制府白公鍾山。公憐而題之。具疏入　告。天子特命旌其閭。入祀節孝祠。主入祠日。鄉人旌幟鼓樂。聚而送者千人。祠臨市衢。數年後。有醉者衝戶入。仰臥地下。恍惚見羣婦女。皆冠帔肅然。起叱逐之。有一女厲聲曰。吾㮾兒頭楊大姑也。醉者驚覺。急奔出祠。顛踣至家。發狂疾。鄉人釀牲醴詣祠。為速連叩頭。乞貰罪。久之迺蘇。

張九鉞曰。烈女雪夜倉卒拒暴。斷首截指以殉節。勇矣哉。抑何慘且酷也。死後入廡呼父。護父躍濠立。擒暴赴官。有勃勃不可遏之勢。即令英魂親見暴之屍。懸竿木猶不足雪憤。迺暴既逋誅。女之烈事。鬱鬱四十年。然後表著於天下。何歟。向微聖天子闡揚幽隱。李司訓勇於從義。亦終與草木同腐。風露澌滅焉耳。悲夫。闡司訓獨為烈女請旌時。與邑令爭詰於庭。嗟乎。誰司風化之權者。或寢其獄於前。或格其事於後。何秉彝好德之性。與人殊也。今烈女靈爽震赫。東都司訓之名。藉以不朽。彼見義不為者。非獨曠官。直庸愚人耳。其名何足污吾筆哉。

鞏縣張烈婦傳

烈婦鞏縣雙槐村民王思周女。貧居土窯。足跡不出戶外。年十七。歸里民張良善爲舅姑以孝聞。父傭於外。母孫氏迎烈婦歸其居。族姪王保子者。亡賴人也。常驅驢負煤過思周門。是日瞷知烈婦母出未歸。夜獨與幼弟二禮宿窯。萌淫念。三更潛攜刀排窯門。門固閉。以刀穴門傍土。𡋯𡋯落。烈婦覺。疑爲賊也。呼不應。披衣起。將躡之。土崩門塌。保子入。烈婦驚問爲誰。保子求姦。烈婦熟其聲。叱之曰。我爾族姑也。禽獸何敢爲不義。速出免死。保子拔刀脅之。烈婦厲聲曰。刀何爲者。任爾殺。不懼。保子憤不從己。以刀刺烈婦中左脅。血從襦中噴出數步。益怒罵。保子連連刺左右肋乳。烈婦躍奪刀。刀劃烈婦掌。掌裂。捽之於地。而二禮亦驚覺。連呼保子殺我姊。保子并斫其臂。僵於牀。烈婦奮身從地起。血淋淋滴。奔出窯門外。大呼殺人。而鄰居殊遠。保子追出。烈婦創重足躓於石。顚棟樹下。罵益厲。保子搤其髮。刀抉其口。烈婦口齧刀。齒齾齾有聲。保子搖刀出。割頰及腮至耳。烈婦不能言矣。叫聲猶不絕。身霍霍躍。勒其喉斷。乃死。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事也。保子歸。匿刀滅衣血跡。驅驢煤窯。天明有鄉約過。見烈婦被殺死。奔告父與夫。入窯中。襄二禮創。少甦。哭述姊被殺狀。衆擒保子入縣。驗鞫得實。弔而哭者日千餘人。獄具。大吏以烈狀聞。　詔予旌。給帑建坊。祀節孝祠。誅保子。暴屍於市。

張九鉞曰。余修曌志。見明長洲鄭琪韓烈婦碑。偉之。及檢張烈婦詳狀。及邑薦紳公請旌文。別為立傳。事過二十年。英風猶旋薄紙上也。以余所見志中拒暴殉身者多矣。未有壯且慘如此之極者。雖古睢陽常山何以異哉。烈婦居洛汭。偃師楊烈女者居亦瀕洛。嗚呼。名山大川。靈光瑰氣。鬱律數十年。必發洩於人。而烈婦復以身膺之也。悲夫。

偃師三孝子合傳

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大溢。水破外隄。灌城。洶洶有聲。民皆避水奎星樓上。張大觀者。奉母亦登焉。水撼急。樓傾。衆皆溺。大觀左手為樓石柱戕。臂至腕皆折。不斷如縷。血漯波赤。不顧。入奔濤救母。孫號救。大觀叱之去。望母髻出水中。得之。負出水。有老樹橫偃衢口。大觀曳其斷手。獨以右手舉母騎樹枝上。復泅而覓食食母。母撫其斷手泣。佯慰母。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母憂。水退負母歸家。猶屏當衣食。是夜創重竟死。同日有蘇應泰楊璞事。

蘇應泰母死。水將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匝。令固。兩大帶為繯。水至。妻子號救不應。跪負母柩。轉洪波中上下。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里。下鞏縣神隄灘。神隄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遏黃河。河漲倒灌洛流。縈旋灘上。柩忽為沙擁。鄉民異之。

以長鉤引至岸。舁之上。蘇亦無恙。天將暮。聞鄰邨喧救兩人。趨視之。則其妻與子也。衆嗟歎曰。神感也。醵錢送之歸。

寺莊民楊璞與其弟某奉母居。弟饒於貲。璞貧且懦。水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怒。棄其妻子。擁母於背。將浮沈抵北窯。水勢奔駛。若有挈之者。旋躍大溜中。山上人望之。如黿鼉浮濵不沈。亦下神踶灘。郝民救之登岸。頃之有一婦人抱子漂下。母遙望忽號曰。吾婦與孫也。救之果然。翼日歸。而其弟舟將抵北山下。大樹崩壓舟。夫婦俱溺死。先是郝民夜聞空中神語。明日當速救孝子母。民驚起。各具舟與筏以俟。以故俱得生。母壽九十餘。無疾終。璞今六十餘猶在。

偃師任天篤九世同居傳

偃師佾生任天篤。其家自山西洪洞遷邑之顧城鎮。鎮為成周時緱氏邑故城。顧故字沿譌也。其地濱洛。川原平衍。土厚水深。自其四世祖光玉至四世孫瑞豐。九世同饎共爨。男婦至一百六十餘口。河南巡撫何公裕城以其事　聞諸朝。　天子嘉悅。親灑　宸翰。以詩章匾額旌之。復　賜緞帛表宅里。任氏之盛。遂駕唐壽良張氏宋江州陳氏而上之。先是天篤祖開昌生五子。俱以力耕讀書為業。開昌欲其勿析居。先試之。潛以金二百置麥囷中。為士先士舜所拾。以告開昌。開昌佯曰。此天

賜也。汝二人咼分取之。二人以子無私蓄堅請。開昌喜曰。是可教矣。適立永不析產議。使士堯條為家訓。一曰婚姻為人倫之始。二曰孝弟為敎化之原。三曰杜私為正家之要。四曰勤儉為持家之法。博引經書史傳先儒家訓。以己意發明之。大書刊懸祠堂中。其喪祭遵紫陽家禮。不涵僧道。而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祖。本程子意。兼用邛文莊公累世同居。得行立春一祭之禮。其訓婦女。尤得易家人受以睽渙意。謂家道之離由婦人。田真泣樹。繆彤自撾。往事具在。令新婦三日廟見後。家長召至中堂。以孅悉利害。反覆引伸其說。俟彼心領神會無閒言。乃使隨衆婦後。視饎佐饗。不率者再教之。弗悛暫令反母家。給以日供。使彼母氏開道。俟愧悟立迎歸。新婦入門。許用簪珥紵羅。廟見次日。即分貯中堂公廚局識之。俟歸寧領用。給布衣椎髻。操作手棉花紡織。隨時變易。備嫁匳貲。朔望次日。家長坐中堂。以孝經女訓訓婦女。紬繹其旨。毋憚煩。以故婦女毋私饋。毋私假。毋飾容觀。毋適私室。毋貪劇戲。羣居交勖禮義。年五十。始不執役。其或不終所天者。毋入廚。衣食稍豐。以厲節。衆婦更番代勞。毋從言。女適人者。夫死守志。毋墮節。其閑子弟之法。毋鮮衣怒馬。毋越境逐末。毋入城市。毋傳述時事。毋呰窳偷生。耕讀外。惟令學醫濟人。毋索酬。不能者。則令執本家百工之業。凡陶冶織簿。皆手以值。毋廢人。毋見尊長傲嫚。毋口斥人非。毋行不讓路。其居

室堂居中爲宗祠環以昭穆毋紊婦女由他道出入毋混行廚分內外左右毋踰閾食先男後女皆以班序毋僭越毋出嚶咤聲毋嬉笑聲達外望其莊雲霞赫昕煙火錯織牛羊雞犬日夕自歸無俟呼叱儼然朱陳村畫圖也聞當事詢天篤不析產故對曰不忍也其言較張公藝書忍字義尤大而遠可以報 國恩可以培元氣可以懲頹俗可以召祥和余故因天篤所呈家訓冊撮其要作傳將以示天下後世之開有家者

藥師院苦行僧傳

藥師院苦行僧居院五十年人不知其俗姓以其永州音呼永州老和尚又即所建亭稱曰複亭師云師長七尺餘貌癯而黑少年隨其父別駕某官蜀中好擊劍任俠父以虧官項繫獄師徒步走南北輦三千金歸救父護之歸鄉里一日忽棄其妻子入蜀轉徙無定常爲人報讐誅其猾匿迹邊塞上挽鐵弩射生番蠻人聞其嘯吼聲輒奔去邊帥欲予以官不受能徒手搏虎松潘山中爲害者殺幾盡一日殺虎噴刀頭血忽有悟詣峨眉山中伏虎寺落髮爲僧然悒鬱不樂居聞峨眉中峯絕頂有老頭陀年百餘歲趺坐懸嵒中跣足躡深雪攀天門八十四盤而登至懸嵒趺所五體投地頭陀睨視之笑曰若來耶此山非若安身立命處東走四千里遇馬祖即住

為苦行僧可矣師未讀經錄不知馬祖為何如人以頭陀言即縛行縢東下瞿唐穿九谿歷洞庭瀟湘一日至武功山遇同寓人問馬祖居何處人曰豫章省城北門外七里街右有藥師院咸稱馬祖道場豈其是耶師拍掌大笑曰得之矣乃兼程至其地見江岸邊閣荆棘荒蕪法象傾圮破殿半間僅懸殘額藥師院三字師恍然曰豈吾師欲我作苦行僧重新此道場耶遂急治耰鋤冒風雨竭胼胝墾院前荒田三十餘畝積歲之所入為修葺費不立募疏不煩工役一木一石咸出己手二十餘年棟宇鱗然龍象森列成巨制矣復於院之左右種竹幾數十萬本中搆一亭曰複亭為習靜所桃李梅杏之屬環焉余自玉峽調南昌勘濱湖水災月夜艤舟江岸聞踏水車人歌鏗鏘可聽問之曰此永州老和尚自作太平車水歌七言詩也勘災歸入院訪之年八十餘以鄉人握手如故坐所居簸箕中苦竹稚筍縱譚移晷贈以七言二律有曰參來猛虎刀頭血飛下蛾眉雪頂身今日簸箕聊對坐艸書如斗尚驚人簸箕用馬祖偈中語也師大喜作擘窠大字書之於壁嗣後以公事過必坐複亭中聽竹聲流連竟日師傾自作香醪酬我余大笑曰余今日真可謂一口吸盡西江水矣或曰師有異術能驅虎豹役鬼神江漲以鉢汲水呪龍立退七里街居人有病者以手摩其頂即愈云

重修周大夫萇宏墓碑

古賢人君子。懷才抱器。不幸仕於衰弱之朝。不克展其用。卒含冤飲恨。死非其罪。論世者每惻然憫之。周大夫萇宏。吾聖人從之問樂。又屢備周王顧問。蓋春秋時賢者。周王不能用之。酬對諸侯。壯赫濯之威。迺屬之劉子。其城成周也。左氏載女叔寬之言曰。萇叔違天不祥。若宜不免刑戮者。嗚呼。東遷以後。問鼎之師。躍於疆。窘容之猛出於境。王室陵夷。不絕如綫。大夫與劉子糾合諸侯。遷都以延周祚。其謀不可謂不善。彼趙鞅者。呑噬范中行。為瓜分晉室之漸。彼固忌大夫從謀王室。卒以劉范婚姻為辭。而周王甘戕其賢才以媚之。周室遂卒不振。如左氏言。將使大夫淟涊竊祿。坐視宗周之隕。曾嫠婦之憂不若。反得為順天之智乎。嗚呼。此駁誣之說。為後世庸臣喪國者藉口。而忠臣義士所謂椎胸而嘔血者也。三年化碧之說。本於莊子。其事近恠。聖人所不語。然大夫盡忠王室。肝腦塗地。精神氣焰。如虹貫日。與嵩邙河洛爭流峙。萬古不可磨滅。斯又理之常。無足異者。墓在偃師城東北二十里北邙山下化村。村因化碧為名。歲久漸圮。乾隆初年。郡守張公漢重修之。以詩記立碣。今又五十餘年矣。荊棘生焉。牛羊踐焉。余適茲邑。過之。喟然心傷。迺為除翳掃礫。新羨道。固封。立碣以識之。并表大夫忠所事之苦心。袪天厭周德之謬說於右。大夫有靈。其可以

從龍逢比干於地下而無憾也夫。

重修畢氏先塋饗堂碑

唐畢氏自東平遷河南之偃師。世有達人。景公之治行。忠義公之大節。平章公之相業。歷歷著於史冊。忠義公塋在景山之北原。圖譜燦然。守戶猶數十家。其裔孫在東南者。繩繩振振。至 國朝簪纓益盛。今河南巡撫大中丞公秋帆先生。開府西安時。駐節塋下。瞻拜揭碑以表。顧其地為史姓雜處。不便有所修治。乾隆乙巳。移節中州。綏輯撫循。歲以大稔。乃怵然曰。某荷

天子恩寵。來治於鄉。賴先靈庇蔭。幸無隕越。而隴邱近在咫尺。原田湮佚。烝嘗缺如。追甄之典未舉。其曷以揚 國恩光泉壤。於是出廉俸。授邑令南皮湯君毓倬。鍊以周垣樹之松柏。以四千餘緡易史姓地。復祀田之舊。建饗祠三楹。俾族姓奉祀事。勤灑埽。是役也。公省衣縮食而為之。纖毫不以擾官民。民大悅服。丁未仲夏。公閱兵東都。遂以修謁祀之日。積霖暄霽。景物熙和。籩豆几筵。獻恪將事。公瞻仰松楸。潸然出涕。邑民扶老挈幼。環而觀者數千人。皆感歎泣下。九鉞以是年冬。襄修邑乘。得拜塋下。周覽形勢。枕嵩室。拱邙垂。伊洛內縈。太行長河襟帶於外。實具雄深勝概。於時邑士民相率而言曰。天佑畢氏。使其後賢振起南邦。節鉞故土。崇封展祀。焜燿山川。靈

最遠。公嘉謨嘉猷。敷布十州。以先人之福。福我桑梓。德最厚。修墓之舉。不震我師而事蕆。典最肅。請為文勒諸碑。以彰吾邑古今盛事。昔魏鄭公墓至墓而復之。文潞公立先廟於洛陽。請制度祭器。前史稱之。其事皆近在數世。如公之公忠體 國。不私其身。而水源木本。感惕於中。尊本敬始。義隆自遠。尤前史所罕覯。且忠義公効節於唐。身食其報數十世。後公復出應 昌期。推誠宣力。無忝厥祖。茲之修墓。教孝教忠。知捐軀殉難之臣。猶能荷異代光榮。世世子孫。感激奮勉。其義至深且遠。故不敢以弇陋辭。謹順輿論民情樂觀厥成之意。紀其實於石。匪獨邑之光。亦使後世史官有所攷。系以銘曰。

嵩高之靈。昔生甫申。絪緼衰延。鍾於洛瀍。土婁之南。景山之北。惟唐畢氏。鬱鬱佳宅。廣平節烈。彪炳日星。常山睢陽。平原是衡。光遠有耀。更昌南裔。篤生我公。奎文上第。弼亮 皇朝。茱功懋庸。必復其始。而亢其宗。移節豫州。晝錦不居。春秋霜露。念先人墟。樵採雖禁。粉榆未表。按厥圖識。兆域可攷。丸丸嘉樹。巍巍羨門。有牆持持。為屏為藩。饗堂有規。豐碑有制。秩以置田。祿以補器。其祠維何。松樞柏版。不丹不堊。儉以垂遠。其田維何。守家是畊。黍稷雖薄。維德之馨。蜺旌龍節。旗旐翩翩。自東都來。以至於阡。公製祝詞。其文赫奕。曰揚 君恩。曰紀祖烈。公仰靈邱。悽愴報酭。清酹在樽。厥肴

在豆河岳高深。載錫之光。公福鄉人。永承其慶。世篤忠貞。代生良弼。勒諸貞珉。其言維寳。